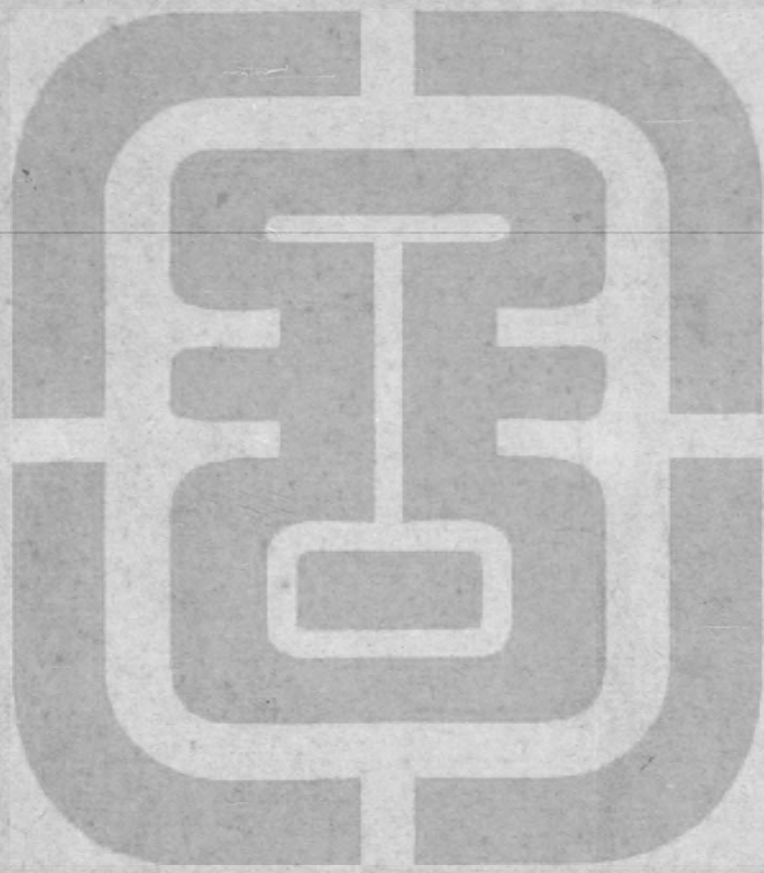


卷四之卷六卷申

可
集



可齋續藁後卷之四

奏申

辭免召赴

行在

臣自荆入蜀由制建宣雖腹背之敵粗支何毫髮之
勞可紀特放嚴召仰戴隆恩顧臣力戍三邊丐歸五
載患難早涉血氣易衰精慮既殫分量亦極况以積
憂而致疾祗宜息影以養病自知甚明寧復可用茲
賴保全於末路遂酬退佚於故丘儻假弓旌未棄惟
蓋則是前言皆僞僉論謂何福過而灾必生力盡而
誼當止回天有冀踏地敢陳伏望聖慈俯鑒愚悃特
賜寢收召之命從休致之祈自茲殘息未泯之年莫

匪大造更生之賜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帥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雖歷四封何補一畫齒髮衰而心力竭憂患早而疾疢侵此孤蹤所丐一歸而五載具陳累疏乃蒙不黜而召甫解即除晉之書殿之大名處以帥藩之福地聖恩至厚愚心分固榮第臣魯上印未幾且納復者屢心迹正願休於一壑夢想豈敢到於三山投閑置散私計已宜辭危就安公論寧恕恐貽顛覆適累保全伏望睿慈曲鑒真悃收回新除之命俯遂終老之祈更生此恩九殞莫報

第二辭免

臣恭誦訓辭感深悃悞退惟臣以孤危之跡本無毫髮之勞自知精力之衰不勝藩翰之寄所以四五年而來無歲不上丐休之積高高在上寔監此心茲蒙矜其間關之遠役既遂其全歸昇之優游之美職復示以崇獎恩隆寵異何翅更生臣平昔環轍四方雖艱險勿避適彼樂土詎敢不承第惟八年于役邊最茂聞萬里甫還神觀未復正以血氣凋耗暈眩間作日惟藥裹是事自此苟安家食或可粗保餘齡倘猶貪榮是自迷戾雖公朝未忍弊蓋之遽棄而微臣豈堪鉞刀之再割若勉強復出則慚負累陳用瀝由衷終祈反汗伏望 皇帝陛下施鴻恩於不報憐馬力

之已窮早賜收回成渥許令請老俾全晚節知戴聖
恩

第三辭免

臣拜稽祇誦感戴彌深願惟奔走之微臣倍費生全
之大造游承明訓因攷先朝昔之嘗帥蜀而守閩者
臣浚以宣威出越五年始除臣汝愚而閩制還歷再
歲始授如臣無能為役去官曾幾何時迺異渥之遽
加視前脩而寔覲矧臣蚤衰多病累請得閑苟安野
處庶保餘年復冒蕃宣是徼大戾恃際逢之千一敢
蒙瀆之再三伏望睿慈俯矜愚悃速賜收回恩命改
異時髦俾遂初心免誤隆委不勝幸甚

辭免湖南安撫大使奏

聞命渙放撫躬震灼竊惟三朝元會方將開長泰之
期一道率連所以重帥師之命匪求邦哲曷副岳咨
知臣者一朴無能屢試罔效比驅馳於諸閩復閱歷
於八年賴從欲以予祠獲投閑而問里甫休餘息甘
老頽齡敢期有旨以起家仍使叨恩而作牧明時未
棄人所歆榮綿力勿勝已則危懼况長沙昔雖內地
在今日則為要藩南嶺北荆寔相壤接左融右靖皆
可道通自夷萌入腹之姦而剝有及膚之慮將密防
於後戶須善踵於前規臣鼓三而竭曷克即戎矢一
不中必至誤事倘勿能於偃倭恐寧免於顛躋欲望

聖慈俯矜愚悃收回成命改畀時髦俾安香火之緣
寔戴乾坤之造

再辭免奏

誦風雷之詔令感天地之恩私一介至愚再瀆則罪
第念臣誤膺簡拔荐玷蕃宣允淮襄嶺蜀之徧更皆
城郭封疆之重寄當艱危之際亦冒昧以前雖事功
初無可稱然精力因此盡竭今復起家而作牧固當
報國而捐軀但臣巧休已累年投閑總數月餘息甫
憇重任曷勝此猶私憂抑思公計伏讀荆雍齒脣之
有訓固無楚越肝胆之不孚祇慚昏已試而寡謀何
以副共濟之責望恐將士習聞其不武將夷狄玩視

而相輕大懼震于躬不幸乎隣只當良其背自知所
止用殫愚悃荐扣睿聰伏望聖慈曲回神算念戎旃
之久歷俾家食之少安溝壑未填涓埃嗣報

三辭免奏

伏讀訓辭感深悃幅竊惟十行賜札委寄為至隆三
命循牆控辭幾已罄以洪造未加於捐棄顧微臣敢
憚於驅馳第念臣徒有孤忠初無長慮雖天幸屢當
於邊面每日虞難保於病軀連年以來累疏請老蓋
恐疎庸而敗事匪求安佚以便身自蜀予還辭闕從
欲且優加於祠廩正仰戴於聖恩今儻為長沙之行
此不但重門之責隣壤相關之脈絡閩謀實藉於輔

車有撫摩之政則根本弗搖有鎮壓之威則藜藿不採臣既虧素望且迫衰年老馬於故道已忘微蝨而負山必踣茲懷瑟縮懼誤倚毗以先事而憂之惟陳力而止爾輒忘萬罪存布寸衷伏望睿慈深為國計別擇精明之士付以要藩曲全疲軟之蹤俾安末路

辭免兼節制廣南奏

聞命戰兢措躬無地竊惟夷腹交迫人心共危朝廷有所使令臣子豈敢辭避但以臣屢更邊任智慮久凋竭來湘收精采盡索方以傳兩隣之騷繹未知保一道之奠安何有兼人之才可膺越境之寄竊窺神算猶錄舊勞謂其嘗用荆而援蜀邊今遂復以湘而

預嶺事然而以今揆昨太有不侔蓋以荆制蜀猶以實應實以湘制廣幾以虛馭虛何則荆閩有兵力有資財有將帥又臣以四五年經畫之力三數司僚佐協濟之長可以運掉而蜀之大勢則亦有城有險有兵有糧以此賴國之靈因人成事獲紓危急僅免曠瘵是猶以實應實尚可為也今則湘中無勁兵可調無良將可使無餘財可用無堅城深池可以自立前後恃幸左右倚隣自謀猶慮弗諒何力可以它及兼廣右邊面兵脆而且卑城惡而弗險公家瘠而無力今將防遏數千里轉戰深入之寇方且欲仰千百輩遠戍之師以控三四郡汗漫之邊面以此責之應接

望其備禦空名徒假實患曷支是殆以虛馭虛交相
累耳兼湘嶺相去迢遠常幸虜不窺闕則已設如傳
聞所及倉卒難應臣若黽勉受任徒彼此諉責未見
其為救急之策也用是敢瀝衷赤祈扣睿聰伏望聖
慈收回已降指揮庶得二廣帥臣各共乃職臣亦得
以苟安湘部免誤國事

辭免兼廣南制置大使奏

衰朽孤蹤間關四塞自壬寅之春已當邊閫今十六
年迨壬子以後累申休致凡四五載實以齒髮已凋
落精力已殫窮恐誤國家願老田里去夏甫遂退閑
之請今春忽被蕃宣之除意謂公朝亦憫其舊勞姑

使少佚於內地竭來之戍曾幾何時應接隣境征調
繁興遣發綱解期會峻迫獄訟疲於梳剔器甲費於
繕修皆勉強以支正曠戾是懼上命忽令於兼制愚
忠已慮於弗勝敢謂因南服之過虞復使踵西征之
故步此決無可兼之事體固不待言然創置未有之
司存何可徒手况嶺外自有任責之寄而日來比之
前時已寬添此贅疣祇有多費亦恐肝膽不能盡孚
矧如微臣昔雖帥桂既身染於瘴且痛及其孥今驅
馳又更萬里之還而血氣非前十年之比一之已甚
再其可乎茲望風已為之寒心豈臨事可責其禦患
儻輕冒受將重顧憂然臣既聞成命潭已有權官不

應復戀豆以遲留只得亟解組以控告臣已將潭州倉庫錢穀截日攢結帳狀及將潭州牌印職事於今月十六日牒付運判洪某交割管幹一面挈出館舍其安撫司職事則臣存留大使印時暫行事以都總管印并併算本司見在錢物牒洪運判候管幹留司外謹不避雷霆之威祈俯回日月之鑒伏望曲憐危惘深入春謨特賜收還新除併免所居舊職茲實為於國計非但徇於私情臣更生此恩九殞莫報

再辭免奏

伏讀訓辭退深震懼命出君父在臣子豈敢愛身乃者初八日臣已具狀奏以節制廣南驅馳一入已於

十一日起離潭州見今在道但是制置大使之命却不容不力控告者近者臣準省劄指揮令臣不許文具辭免以誤國事臣竊謂今日南中之事正當上下以真實相應共禦外患臣若不量事勢輕重冒昧祇受此却是以文具塞責今來力伸辭免正是不敢以文具輕應欲以忠實報陛下也伏念臣駑駘無似蒙陛下東拔以來在淮在嶺在荆在蜀屢當邊閫前後惟恐稍有誤國幸未曠敗今茲再入嶺表既受隆委豈敢不竭犬馬之力曰制置官名雖異氣力則一但以節制往則經閫可以共事協濟司存不致創生費耗若必建制閫帳前豈可無兵甲萬人庫帑

豈可無錢物千百萬貫有其名而無其實只以空言
號令徒手經畫却恐虧中國之事體啓外夷之輕侮
此臣所以力告 陛下乞收回新命也兼考國家三
百年來二廣不曾遣執政資格置立大閫皇祐儂智
高不過一賊朝廷命狄青雖合湖南北廣東西為一
又詔鄜延環慶涇原擇蕃落廣銳騎軍以配然不過
經制盜賊事畢即還熙寧間郭逵之討交趾僅一小
夷雖令兼荆湖廣南宣撫亦不曾久建司存至富良
江即還蓋以二廣事力瘠薄難以贍給國家不過因
事遣使未嘗專置大閫也臣今若受制置之命以入
姑為之則具文實為之則無力而况與韃為敵又與

二臣之時不同應酬稍差成敗所係臣身何恤國事
繫焉只得不避萬死再伸真寔之請伏望 陛下恢
乾坤之量回日月之明斷自宸衷收還成命所謂刻
印銷印適表聖心之公臣敢不誓死以報國恩若以
臣辭制受節為罪臣無所逃避干冒天威跼蹐以俟
辭免兼廣西運使奏

祇成踰月未副聞謀錫命自天俾兼漕節方惧再三
之有瀆其於共二以曷堪竊惟帥臣管兵計臣管餉
此本朝之舊制固疇昔之屢陳所謂通融乃權宜之
規近令分任寔處置之當臣項焉疏奏蓋為邊憂易
用武臣召還文吏雖庸老不能力勉倘艱危寧以身

當已感聖恩曲徇愚請如聞藩之寄敢不涓日以祇承若餽餼之司則非衰年之能辦不惟無此精力可施於計度母乃前所條畫幾欲於兼并公計恐致於勿支私心亦何以自白用殫衷臆洵扣淵聰伏望睿慈收回新命免兼它職專意邊防所有轉運司職事或恐印某亟欲入奏臣當檢端平丙申湖北闕漕弊例權從間臣委幙僚時暫權管以聽候朝廷別行除擢所有兼轉運省劄見寄留靜江府庫不敢祇受

再辭免奏

伏念臣因入廣之行自去冬以來屢勤朝廷之出命臣罪深蒙瀆言殆教窮本不敢復有陳請寔緣臣雖

疆陞之任嘗歷於金穀之事則踈向也精力尚強與夫窠名素定勉令辦集猶且憂虞是以在荆則凡屢辭總餉之司入蜀則不敢預財賦之職况今歲去而智慮已竭時異而事任孔難嶺戍之秋防在前漕餽之日計不足俾司供億須藉精明臣以氣再衰之餘繼肱三折之後甫茲創聞已覺負乘之勿勝使之兼司必致庖醴之俱廢最是前漕寔因臣請而去此在公論猶曰國事而然若強顏居之不疑與扼吭奪之何異得罪朋友負愧神明恐以後議今將益甚於昨必貽敗闕必累簡知用敢再伸激切之悃伏望睿慈早賜處分收回兼漕成命所有廣西運司不但邊餉

為急今歲係科舉年分舉行試事近在目前伏乞速
除正官免有曠職不勝幸甚

乞免兼漕事奏

一介庸繆本無技能遭逢聖明猥備繁使往歲精力
未衰東西命不敢辭難自壬子在荆至丙辰出蜀五
年之間自覺心智不逮恐貽敗闕屢以休致陳請前
後不知幾疏歸田甫數月蒙恩守湘辭之勿遂改命
來嶺豈堪再役方此勉膺荆閩條畀兼漕已嘗力伸
控免臣向在荆則乞免兼總餉在蜀則不敢預金穀
其於財賦寔非所長天高勿俞只得冒昧共二今月
日未久而司存供億支吾不行朝廷科請煩瀆已甚

目今廣西見屯駐戍諸軍實在計二萬五千餘人自
昔所無盡仰漕臣以給一日不可以弗繼此須得一
年事方壯心計有餘之士始堪任此而臣衰老益甚
志慮已昏疆場備禦之間猶恐措置之弗及簿書出
納之際豈能計算之克精儻乏軍興必誤國事是用
不避天威祈求淵聽伏望聖慈俯察臣真切之悃將
臣免兼漕寄別選時髦以濟事功免致錢糧踈誤上
費朝廷區處不勝幸甚

再乞免兼漕事奏

退揆寒遠疆吏蒙被國恩凡所使令豈敢辭避實緣
臣邊任久歷知慮已殫年事浸高心力不逮向來雖

嘗任荆淮總計催驅付之僚屬出納具有常程不過
將以廉勤有所受有所給且是時年方壯也今則廣
右漕司自來不曾餉軍及五六千人以上今歲水陸
增兵共二萬五千餘人士卒深入瘴癘之鄉所仰券
食一日不可少闕而漕司連政以來那移應辦已自
罄竭仰之常賦則不容增加請之科降則祇見紊煩
官吏皇皇相告未免歸咎臣之老鈍無所措畫臣竊
惟理財之官非精健妙年不可兼亦天之賦才固自
有限量雖廉頗不能智於楚劉晏亦不能終於唐臣
妄一庸人為陛下守淮守荆撫蜀犬馬之力至此
亦無所施矣再入嶺外有識共危近自賊兵幹至邊

隘叵測狡謀方以事關腹心憂廢寢食其於諸軍供
億委是神勦形瘵不能支吾况臣舊時瘴疾今覺不
時發動聞寄且恐不克勝任安能復兼漕寄用是不
避天威再控危悃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斷自睿衷俯
從免兼之請別選能吏專任漕節非特少寬愚臣之
責實為國計之便

乞休致奏

一介孤蹤百無它技誤遭簡擢累玷蕃宣始終十七
載于茲周旋三四閩之寄中間城壽浚泗復襄葺郢
戍蜀解劍備殫駑力數犯危機屢當寇難之搶攘幸
免疆事之踈敗然精力久已耗竭衰病亦且侵尋自

知甚明不能者止故自壬子至於丙辰顓天丐休五年之間不知幾疏蒙恩獲歸田里甫閱半朞奉命守湘弗容控避創聞入嶺又復載驅念上恩備極於優隆在微臣敢辭於險阻重冒煙瘴適值風寒以二十年窺闖之狡謀凡兩三月盤泊於近境國威所及兵禍幸紆然而蹊徑已為幹開隄防宜益加備以熟觀事勢須別作規模若曰一番侵軼亦止若斯設恐再警應酬不過如此則事必有大悞非臣之所敢言其急莫若速求英髦易去老鈍臣雖犬馬下走朝廷亦既寵之書殿視為政府矣切考自本朝立國以來政府大臣罕嘗往帥南方止是皇祐間狄青以平儂入

熙寧間郭逵以往交入皆以近臣提重兵建大閫然青僅留數月逵不及一年祖宗深仁厚意亦以瘴鄉不欲使之久戍曲示保全故也兼攷自紹興以後諸臣中亦未有十年而兩任桂林者臣固不敢援此自便實緣臣賤命於新年二運交併火燥必焚身災靡虞國計是懼兼以向嘗苦瘴幾至殞軀近覺不時發動頭痛一作殆不可忍豈容頑然不自知退必待誤國而後止此臣之所以僭瀝血忱以告也目前寇已遁跡民粗息肩靜江城壁修浚已勝前時漕司錢糧出納皆有成籍臣亦無所規避實以老弗勝任如前所陳伏望聖慈哀憐真悃檢照臣壬子以來前後累

疏從臣守本官生前致仕凡未死之日皆更生之年
干犯雷霆誅臣席慕俟罪

再乞休致奏

臣伏讀聖訓感極愚衷竊惟疆陲多事之時固匪臣
子乞身之際然揆力苟弗勝於隆委則陳情其敢憚
於嚴誅實緣廣西創闢大異三邊狡夷姦謀已非一
日蹊徑稍有於踈漏江湖即為之震搖安危所關負
荷莫重必得壯年有精力之帥別為明時大展拓之
圖兵戎無弱形司存有餘力以之撐表托裏而脈絡
貫以之居重馭輕而臂指隨即溪徯可聯屬而委心
邊城可周密而立脚縱使秋冬之或警庶於宵旰以

寬憂臣已迫頽齡無復遠略再來嶺嶠雖越暮年調
兵遣將上勤廟謨科鎡饋糧復資國費凡所以與時
而應接皆不過隨宜以支吾職任雖名兩道之制司
事力僅及中州之大縣今止以桂林一浚築之役已
不勝官民兩虛竭之憂乃者勉禦風寒實錄天幸敵
情正爾叵測事會來者無窮為國長慮所當亟更如
臣謏才已不足用蓋以驅馳之既久衰病之交侵年
運之方災智力之已竭雖欲為必葺之計恐終無可
大之規不去而留弗敗則斃用是輒忘再瀆敢瀝寸
悰伏望聖慈特垂矜鑒念臣數載之前累丐休致察
臣一歲于此無補事為今已過於狄青數月而歸而

不拘以余靖逾年之限曲從愚請俾老首丘實隆天厚地之曠恩誓死日生年而効報

辭免除觀文奏

成渥渙頒微衷震栗竊以書殿崇班宸恩至寵斯朝元會奎畫首膺必隆委之克承則殊休之斯稱伏念臣年齡逾邁筋力已衰奉命再南適當幹腹逐寇雖北益為寒心蓋近事幸黽勉以支而後圖正綢繆是急將大為於規畫必別選於英髦使氣勢壯而可以折衝脈絡通而可以托裏一新布置庶寬顧憂臣揣技既五窮丐休已累載不去必至於誤國自分惟有於乞身故於舊冬即陳公奏備殫懃切正俟矜憐求

退而乃忽遷俾因而未之草蒙恩則厚懷懼愈深况病質恐不免於煙嵐而災年且難逃於星數方虞速咎何敢叨榮用瀝愚忱冀回聖聽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衷之真實圖嶺事之更張保存孤蹤收還新命檢會近疏特賜俞音使無類蝸壁之升得以遂孤丘之正更生之造九殞莫酬

第二辭免奏

伏讀明訓感極愚衷竊惟殿幄之高華秩視政塗之適列初何補報辱此恩除退揆孤踪豈當再瀆實緣臣入春而苦宿瘴連月而甫向安氣體尚爾茫然精力至此竭矣近者存申丐休之請正俟俞允之音惟

嶺當幹腹之防非臣可養痾之所既難勝於重任詎敢忝於殊榮用再控陳乞從寢免伏望聖慈亟與收回新命改畀時髦檢照近奏特從休致實拜隆天厚地之賜

第三辭免奏

臣誦聖訓之丁寧感上恩之隆渥聞命則拜在臣宜共第以一介庸瑣之蹤備更四塞驅馳之寄因功而賞取數已多揣已何能於分當止蓋自壬子在荆之日至於丙辰出蜀之時願致為臣不知幾奏求退而每加之進律甫歸而復畀之起家固已極其寵榮常恐致於踈敗踰年戍嶺天幸實多抗疏歸田日望得

請今乞身之未許乃錫命之過優其如材殫智竭而事會方殷福過災生而疾疢頓作此滿盈之當戒豈忝竊之可勝臣近已恭體訓詞恪共職業願畢秋冬之守冀寬宵旰之懷乃若殿幄崇名儒紳高選平生夢想之不到一旦恩數之遽臨偃然受之速其斃也昔鄭僑力辭邑賞羊祜不受侯封古固有之今敢援此伏望聖慈軫念由衷之請非敢飾辭特賜收回新命俾安愚分寔拜隆天厚地保全之造

第四辭免狀

某謹不敢再四奏瀆第念某昨帥荆七年之前已屢陳乞休致非止一疏益緣艱難蚤歷精力易衰疾疢

相仍顏恭愈甚分量至此而已極矣咎惟恐於見侵
雖黽勉不敢憚勞而支吾轉覺費力方此懼孤于事
任豈容冒受於寵榮其為控辭寔非矯飾所願畢此
冬防而苟免保其晚節以使歸即是隆恩委無過望
用敢再瀝悃悞仰瀆威崇伏望鈞慈特賜敷奏寢免
新渥俾遂初心寔拜始終生成之造

第五辭免狀

竊惟引辭再四之瀆已重於謹尤殊渥千一之逢允
極於榮耀茲以淹於君命幾不近於人情寔緣某自
知才力之衰庸常恐事任之踈曠抗章講老已屢籲
天積憂熏心矧多病日倘分量不知於滿溢是言行

未免於背馳被旨弗俞撫躬曷處兼是再戍連年而
未能寬顧所冀防冬竣事而即請乞骸孤蹤既匪久
留異數豈容虛受疊輸悃悞免負甄鎔欲望朝廷特
賜敷奏察由衷之悵切特反汗以收還賴皇威或保
於封疆以舊職遂歸於田里更生此德九殞難酬

以病乞休致 庚申

臣孤苦餘生無堪為役屬南鄙之孔棘勤當宁之顧
憂仰體隆知重度瘴嶺自去春宿疾頓作已費支持
迨秋及冬應接邊務心勦形瘵屢苦頭疼國事多艱
身豈遑恤有失調理荏苒日久遂成痰厥之疾於四
月初三日眩暈不省幾致危殆今親醫藥將及一月

夜不得寢晝不能動呻吟苦楚實不聊生重念秋防已迫之時是豈養病廢事之日用敢瀝忱哀籲君父欲望聖慈念臣一生徧歷疆場備竭犬馬之勞未嘗避事察臣年邁命蹇惟此奇疾縱使尚延殘喘亦是廢人特賜宣諭大臣速命閫帥措置邊防從臣近奏與守本官致仕俾臣得保餘骸獲歸舊里實拜天地生全之造

辭免召命奏

成命渙頒拊躬震栗伏念臣重來二廣倏跨三碁值夷腹之憑陵幾剥膚之危迫僅全封守實賴威靈正虞勤宵旰之憂難以追春秋之責自去臘已伸於投

劾蒙聖恩未忍於加誅屬以憂慮積於中嵐瘴薄於外倏貽危疾太費醫治自知愚分之滿盈願乞餘骸之休致屢撓淵聽上犯雷霆正此忍死須臾俟命允可敢期天地之造俯念犬馬之蹤收召遽頒墮越矧稱載念二十年之去國三四閫之捍邊若得一望日月之光而遂立樊之請豈非至願其如五旬卧病四體不仁脩塗歸後猶未能保其生向闕觀光豈敢復作此想兼臣自備戍薇之役殊無橫草之功得寬譴何已為天幸倏頒命召恐駭衆聞顧當此病廢之餘惟投之閑散則稱用伸危臆上扣洪私伏望聖慈收回新命檢照累牘俾守本官致仕使臣僮扶殘息歸

返首丘實拜隆天厚地始終生全之造

貼黃

臣自四月初三日抱病整及五旬茲蒙聖恩除代已拜天地保全之造第以臣之疾雖無增減奄微息正恐莫保朝夕見輿櫬自隨未知所終新帥趙祕撰見在隆興自彼至桂林約非一月程不可深慮其起發遲緩秋防在即邊閩不可久曠臣自病在告即以制漕府三司職事劄僉廳取稟參謀豐提刑僉押區處交割錢穀首尾已攢結了畢一分曉並無綰繫伏望聖慈令臣不候新帥到司先以三司之職交付參謀豐提刑時暫管幹以俟

新帥之至仍乞催新帥前來之任庶臣早得赴此夏漲挈病骨碎累登舟東下隆恩罔極誓圖結草以報伏乞睿照

起離靜江奏

臣衰病孤蹤戍嶺無補跨三年于此僅能措辦桂林之城壁可以永為保固計論罪山積臣所自知仰蒙聖造保全除代予還不幸連月抱病分謂溘先必矣今幸尚存餘息獲俟代者之至趙經略已批報定約八月初八日入廣西本府界臣元準發下制置大使司印近七月十五日結局已封寄官庫所有三司交割錢物並有增無虧如漕司軍券科降則已具逐月

出豁帳冊並皆繳申矣臣見取八月初四日啓行往興安就舟因迎謁新帥既見而後去自此泝湘出湖泛江而下僥倖獲釋重寄遂歸首丘皆乾坤更生之賜也廣西今歲雨暘時若一稔倍於常年四境帖息豈宜間邊報節次已從僉廳具申朝廷仰托威靈幸亦寧靜但以臣愚料南丹一路賊既窺伺將來恐或由此以犯宜陽今冬却須未至有警然臣亦已語僉舍不可不過為之防發兵增戍宜州及以錢糧助其修葺關隘目前須可少寬天顧也臣以離桂有日所合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臣前者屢乞收回召命令守本官致仕久未準回降緣臣委的卧病未痊見輿櫬自隨脩塗猶未可保伏望聖慈早賜從欲施行

歸里謝 宣諭奏

臣今月初一日甫達里舍即準十月二十五日聖旨宣諭仰蒙聖慈念臣分閩嶺表適會孔艱煩言屢及姑爾施行且蒙聖訓諒臣忠忱已加全護令臣安心歸里以迓平和臣拜手恭誦感戴聖造保全之賜至於涕隕伏念臣自壬寅歲蒙 陛下擢之守淮庚戌守荊州甲寅解圍劔隘始終蒙被煩使一身自頂至踵淪浹思渥深願竭犬馬驅馳之力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戊午再入嶺右臣自知精力衰憊必不稱鞭策中間又值年運屯蹇灾咎是虞亦嘗控告天聽乞賜汰去果而連歲值虜大入以南方素無備之地當北虜二十年幹腹之謀誤國誤民固所深懼猶幸初年戊午冬龜勉支吾虜不能深入至己未韃蠻擁衆侵軼遂致迫我內地雖嘗調兵追襲於湖南之境連獲勝捷然不能遏之藩籬之外此臣之罪也煩言屢及誅竄奚逃仰蒙聖慈僅從薄罰儻非上恩寬貸則臣齏粉矣惟是臣因積憂重灸一病已七閱月謂必死煙瘴又蒙聖恩曲加保護除代俾歸自秋八月起離靜江水陸數千里僥倖扶持殘息獲達首丘君父此

恩與天同大銘肌刻骨正未知所報茲準聖諭之及蒙始終全護一至於此自顧螻蟻微軀未泯一日皆大造之賜一飲一啄知戴恩私臣雖未即殞而四體不能舉動恐已成廢人自今得藉覆燾稍安田里從事醫藥或能少延旦夕皆君父再生之恩生得為幸民死不為異鄉之鬼誓當銜環結草以圖報稱

又謝 宣諭奏

臣今月二十二日承閣長鄭師望恭傳聖旨宣諭以臣解任言旋賜臣器幣以示眷懷天光所臨對越咫尺臣聞命驚喜過望措躬無地伏念臣戍嶺罔功分甘譴責不善調攝抱疾而歸病卧蝸廬生意如髮每

念煙嵐之脫免獲投里舍之寬閑是皆仰賴 陛下
天生而地成海涵而春育不忍加之誅斥而終賜之
保全臣刻骨銜恩矢心圖報正以沉痾久困恐將朝
露之溘先寒谷苟安豈復春風之敢望詎圖聖造猶
軫孤蹤憐其廢棄之餘寵以蕃庶之錫精鏐重幣式
昭隆恩上茗竒芬特頒異品此宜以示諸侯有功之
勸今乃以畀一介無用之人可謂聖德之包荒不遺
其如愚分之踰涯莫稱臣謹九頓百拜如數祇領于
以對揚明天子之休命遙望闕庭臣無任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四

可齋續藁後卷之五

回宣諭令調兵援廣與徐經略商確丁巳

臣一介衰庸屢試罔效甫還家食遽拜恩除屬方領
事之新未知圖報之所近準密劄備奉聖謨俾臣整
兵三千以備廣戍臣二十三日已即恭稟回奏正此
選將士點器甲辦券犒以俟桂闕進止之報今者二
十六日伏承閣長麥欽恭傳 聖旨諭臣以湖廣
唇齒相依國事不可忽令臣調遣慣戰之兵分屯邕
宜之間以扼諸蠻之路臣仰見 陛下慮周萬里
備謹重門銷患於未形勉臣以共濟臣才綿力薄恩
重命輕伏讀訓辭為之悚惕竊惟戎夷幹腹之事乃

是宗國切身之憂以邕宜而觀視沅靖尤緊臣去嶺
八載來潭甫旬近事以隔越未能深知妄議而揣摩
又所不敢但有欽承密旨整辦戍兵俟報經司謂進
則進儻視隣之急弗恤則誤國之罪敢逃戒飭洵加
遵奉惟謹第調兵而往在本司分兵而前在經聞所
準 睿旨建屯之地統兵之人以歲更迭令臣貽書
與臣敏子圖議臣二十七日已即親作一劄恭錄
聖訓自急遞以往與臣敏子逐一商確謹錄檢粘連
于前上徹宸覽纔得敏子回報即續具奏伏乞睿照
繳徐經略親書奏

臣近於閏月二十六日恭準 宣諭令臣與廣西經

略徐敏子商確兵屯事件臣二十七日即具手書恭
錄 聖旨自急遞達敏子二十八日已嘗親具回奏
外今於五月十七日承經司發回元遞收敏子答臣
親劄所合繳聞 淵聽伏乞 睿覽臣竊詳敏子書
及得經司公文雖以 朝廷調遣戍兵為重猶以經
司糧券不及為憂但欲本司整兵五千屯近地為後
繼駐兵之地則欲立堡東泉市以扼三路之會且謂
已條畫十議奏徹 九重臣竊惟此時煙瘴正炎風
聲未緊秋冬已去蹊徑當防先事而圖正在今日本
司節次所準調兵指揮皆已恭奉臣比又續報敏子
上項兵將來調用或分撥起發或一併遣前兵數多

寡師期遲速須當預以明示第司存器甲頗闕已申請於樞庭將真不多當選擇總統臣雖謀之敏子未有其人不可不早為之備容臣別具聞奏伏乞睿照乞宣借總管錢萬等

臣近者游奉聖旨令於潭州飛虎武勝軍內整辦六千人以備西廣之戍臣仰體宸慮日夕關心雖已遵稟睿謨奏聞淵聽外臣竊惟湖湘舊在內地雖有屯駐非比荆淮蜀三邊之兵飛虎猶素練武勝乃新集今者調之戍廣且以自潭而桂凡一千餘里自桂而邕邕而永平橫山又何啻千餘里道路資糧之費師徒器甲之需司存力所可及者當勉圖力所不及者

則控告但是兵雖預辦將不可不預擇目前管飛虎者曰吳彰官僅路分管武勝者曰鄭儀官僅路鈴兼權總管二人者儻使之將本軍千百人以往固可備使然以六千人為率且作兩次起發三千人一部便不可無一總統今欲求三千人之將於荆淮所部亦且難其選况內地乎蓋材藝不足以壓衆則弗服戰陣未嘗經歷而遽往則難恃名位相埒而不相下則難合責其多辦必素撫循固不可急而後求之也臣雖嘗徧更諸閩舊部將校不為無才然在楚徒思於趙人而楚才豈肯為晉用臣近者是以於閑散中乞命徐安民添差總管于此得其來庶可相與商確協助

軍務已蒙朝廷特從其請臣猶慮緩急而奉遣調之命倉卒恐有乏使之憂脩途赴援必須得經慣之人異路借才敢以申權宜之請臣竊見閤門宣贊舍人淮西總管錢萬前年以荆檄提淮軍援蜀道晝夜兼程而進不避險阻不憚苦辛以赴王事之急其諸項援兵有先發旬月而逗留在道者賴其賈率始魚貫而上而且善於撫馭兩年在蜀屢立戰功士卒無東意臣數年荆蜀觀下流應援諸將萬為首稱往亦嘗申之朝廷矣萬近已還合肥既為淮將臣不敢僭辟以闕擬乞公朝特與宣借帶淮職來湖南以備總兵戍廣仍俾量帶所部二三百人以偕庶可藉經戰之

淮兵倡勇敢於湘卒所謂一人善射百夫決拾非但將得其人以之作三軍之氣亦一機也向後冬防竣事南夏無虞命萬歸淮不妨元職儻蒙聖慈俯從臣請下有司宣借豈勝國事之幸

貼黃

臣竊見長沙見屯萬人揆之諸閫近比恐合置一都統臣近觀諸將中善於教練戰士者曰劉整臣拔之於小校中去歲乃臣勉其留蜀以北人為西將常慮其不相下儻蜀中可輟其出欲望將來處以此任使湘兵得其教練三兩年皆可為精卒伏乞 睿照

回 宣諭手奏

臣六月二十三日承閣長閔德亨恭傳十三日申時聖旨宣諭錢萬

皆從所乞劉整見留蜀中恐

不可輟他豈無人可具聞奏湖廣唇齒相依切宜與印應飛同心協濟不遺餘力臣謹恭奉欲回奏閔二十四日又承閣長麥欽恭傳十四日未初 聖旨宣諭臣所乞

充計議面諭廟堂謂其人慘甚用

之害事可別選奏辟臣恭誦聖訓感極愚衷仰見陛下恢天地之量以容人揭日月之明而燭物求士如勿及不以人而廢言銷患於未形俾先事而叶慮而况朝奏暮報應之者如響春生秋殺付之於無心

顧臣何者而蒙君父丁寧申諭委曲開曉一至于此臣未知將何以報 聖德臣所準睿旨錢萬已從所

乞秋防戍嶺庶藉以行劉整難於輟移令別選擇臣

謹當遵奉嗣具敷陳苟非其才未敢輕進乃若湖廣唇齒之相接正貴藩閩脉絡之交通應飛有志事功親被簡擢欽承戒飭之訓敢忘協濟之忠今聞應飛遵陸而來壓境不遠比蒙 朝廷附至省劄已遣官屬賫迎前途俟其見問僮及南事臣雖當再衰三竭之後初無千慮一得之愚國事攸關臣衷敢忽自當面與商確整軍旅備戍役期於僇力共獎以奉明詔乃若 者從臣荆蜀同涉崎嶇復襄援劔頗能

裨助用是僭干天聽俾備驅馳朱家為季布之言明知其過無知以陳平為薦蓋取其才仰蒙 聖度即賜以俞音式昭明時蔑有於棄士繼知廟論未貫宿愆遂使微臣負此大戾幾誤於採聞然望 陛下於此等人終賜之收拾今謹遵別辟之旨熟擇其人容續具陳奏

繳印經略來劄手奏

臣輒有危衷上干 聖聽臣猥以庸老再玷蕃宣仰賴威靈粗共職業但自九月之末即聞西邊羅氏播州之警言十月以來又聞南邊特磨安南之傳累得荆廣公文關報事勢若迫臣所部湖湘正當兩鄰之衝

素無一事之備兵力復撤人心共危臣職雖思憂不皇寧處謀弗越境安敢僭陳今月二十二日得廣西經略印應飛書其詞曰應飛自得特磨之報安南之報此心如熏蓋念此賊積年工夫破大理入善闡降羅鬼此皆蠻之強大者皆已入掌握中纔入省地奚往不可區區宗社之憂更出於所部之外今精兵良將盡在兩淮若自上旨輟二萬人命兩大將前來轉殘局為勝勢當在此舉其言頗自急切俾令密啓臣載念曩在荊州因繳蜀報雖危急之幸解而怨尤之是招本不敢再犯此戒深惟東南心腹之繫左右唇齒之聯隱弗以聞患恐浸亟謹節其詞在前伏乞

睿覽宣示輔臣共圖廟謨速遣邊援以救封疆之急
宗社生民豈勝幸甚

貼黃

臣今月二十二日亦得四川茶馬李遇龍十月
二日書言播州已半月無報慮賊徑趨黃平則
事勢緊急臣切惟沅靖一路若蜀兵議其後荆
兵托于裏猶可以緩其入乃若邕廣一路蹊徑
雜通備具素虛臣正切憂之方具奏 聞又得
印應飛十八日書若果如言則事勢尤迫矣應
飛令臣奏聞謹以其真本繳連在前伏乞
睿照

同洪漕乞修潭州城奏

臣等輒有奏聞上干睿聽臣等猥蒙選擇來任漕牧
適值荆廣兩鄰蠻境騷動東南心腹之所係左右唇
齒之相關所憂固不止為一道計然職思其責所部
湖南九郡密接廣西湖北地分蹊徑不一道里非遠
官民狃於中州之習前後不為外圍之防近雖遵朝
命以遣戍卒團保伍下武岡以辦糴餉踏寨隘其寔
全倚鄰以為固詎可復恃幸而不憂最是長沙地大
物衆雖會府之雄城北池堙無保障之賴兵力比已
多摘武備元無素儲前注甚孤後着孰繼臣等深惟
國慮且為民憂既無劄脚以為保聚之規莫知下手

以圖備禦之畫旬月于此寢食不安相與罄竭愚忠
博訪僉議皆謂保湘之計它郡未暇論惟有浚築長
沙城池之策無事亦可為國立藩屏有隣急則可與
民護室家事雖未必至此然江湖之間得此一城中
立首尾聯絡縱有緩急亦可使賊有後顧不敢長驅
前者惜未圖之閑暇今豈容不殫忠切以告但潭城
周圍踰二十五里城當加之幫築池當浚之闊深臨
渴掘井力有所不能捧土塞川或者必以議兼是興
大工役必集大衆捐大費若以朽虛之力倉卒之際
安能以空言辦切照諸邊修築城壁須得曾經歷將
帥任責措置計料工程調遣江上或諸邊大軍留戍

入役然後起集州縣民夫助之合軍民而用非數萬
人數月工不可至於錢糧給餉樓櫓器具皆合興創
其事體重大其費用浩穰儻匪出朝廷之力則決非
州郡可任用敢不避觸突列具奏陳伏望 睿慈深
入宸筭宣示輔臣更加審議或以臣等管見有關大
計朝廷不惜勞費以保封疆則乞先調都統制一員
提領重兵前來屯戍乘一日之寬防兩面之急就令
任責相度計料措置續具條畫以聞

回 宣諭兼節制

臣近以臣應飛屢書告急囑臣密啓宸聰乞遣兵援
輒犯天威以聞今月十三日戌時承十一月五日已

時臣子聰恭傳 聖旨宣諭廣右戍兵除黃州鎮江
湖南外近又調廣東一千人松江正副司一千五百
人已通七千餘人且蒙 聖訓以此三軍分布儘足
禦敵而團結民丁又不預焉已諭外廷催促已調未
到之軍兼程而進可報應飛勉之卿亦宜助其不及
臣仰見 陛下聖謨經遠英斷若神俯念封疆之防
亟放師旅之命臣不勝敬歎臣所収應飛近報似若
稍緩前聞今得王師魚貫以將臨是使虜謀徂伺之
知畏嶺人聞此庶幾恃以無恐臣恭導 聖旨即當
以宣諭指揮緘示應飛俾知勉力以副委寄乃若湘
兵湘財近準 朝廷支調力所可助豈敢弗共臣又

準 宣諭令臣以湖南民兵誘之官爵結以恩信七
甲峒丁舊曾團結邕宜兩州最緊於民兵上用工臣
尤見 陛下並明兩曜燭洞四表但湖湘民丁如七
甲等多在溪峒緩急使保鄉井則可調之越境所不
敢輕動須資糧尤更費力臣亦見今團結諭之整辦
以備不測如嶺外邕宜民兵却亦未知近來事體可
無措置應飛今蒙 聖諭必能加意惟是臣恭準
旨揮俾兼節制雖聖眷以此示倚毗之重顧臣愚豈
堪任應接之責大凡已有餘力則可及鄰儻弗自支
安能他助隆名徒假實事何裨正恐彼此相諉適誤
國事臣已具公奏乞賜收回省劄伏望 聖慈特賜

俞允

回申軍馬錢糧通融事

今月十五日酉時準十一月六日尚書省劄子恭奉
已降 御筆李 兼節制廣南任責措置備禦須
至指揮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湖南
廣東西路軍馬令審度緩急調用錢糧除 朝廷總
所窠名外令斟酌通融支遣仍申尚書省樞密院先
具遵稟聞奏劄送 臣須至具奏者

右某照得今月十三日恭準省劄備奉

御筆某兼

節制廣南任責措置備禦某已於十四日具奏乞賜
收回已降指揮其所準省劄見寄留潭州軍資庫今

準前項指揮某不敢祇受併將省劄寄庫外伏乞敷
奏併賜收回施行伏候鈞旨

回宣諭令勉諭呂鎮撫及七甲兵等事

臣近以辭兼節制陳瀆睿聰此月八日領十一月二
十五日遞恭奉詔書不允 臣躊躇連日兢惕微衷懼
綿謗之弗勝將倚毗之上負正修再牘祈賜俞音屬
值風雪初十日方再領二十七日遞恭奉二十六日
聖旨宣諭伏讀 聖訓兼制之命切不可辭臣退念
犬馬遠臣頂踵國恩天隆地厚力雖知其不遠命弗
敢以重違見擇十三日癸巳祇受續具奏謝外所準
聖諭一劉整復回重慶固科迫於北寇未免喚回馬

思明已入播州此則又德舊將必能叶力一湖南七
甲義兵係在柳境名為七甲不滿五千內唐亮所編
經理小錄連粘冊葉在前名曰峒丁多省民也嵩之嘗調黃州赴
援止是六百餘人頗費賞賚頃者自被旨團結已節
次下州縣催促應飛近欲調之戍桂此却頗難蓋民
丁皆非紀律之諳不容駐戍之遠本境非有調用未
敢起集乃若招徠感發之訓恭遵指授旦夕少加示
犒方不虛行一廣右交人所言韃欲假道事雖在於
疑信理當示於羈縻陛下詔獎賜賚聖謨處置已
足以服遠人之心昭皇明之見其主陳曰熒始末臣
向年守桂與之交隣日淺僅聞其略不能深知所奉

睿旨擇士往扣此須就廣右遣之則近容臣即便貽
書應飛商確區處若隨朝廷賜賚而往則為有名
間尋常邕欽峒丁商賈與之往來却自無問併當囑
應飛陸續加意覘探矣一文德入播近傳已離播州
往會寧閑地屬葛闡却聞韃寇則已退出烏鎖所準
聖旨令臣作書勉其策駿功不可擾蠻人等訓戒臣
敬當遵體即遣專介一備示文德勉其恭奉以圖
報效但自長沙至靖州凡千里自靖至黃平亦近千
里又黃平至播州為程六日自播至會寧閑未詳里
數書問須用專遣不能速達俟有回報續具奏聞伏
乞 睿照

回 宣諭除劉雄飛三郡鎮撫奏

今月二十五日遞到承苑使劉遵恭傳 聖旨宣諭
降下省劄一道具收領聞奏并準省劄十二月十二
日奉 聖旨劉雄飛依舊帶御器械除廣南西路融
宜欽三郡鎮撫使日下起發仍令制置大使司指定
置司去處聞奏劄送廣南制置大使司臣所準 宣
諭除已恭領仰惟 陛下惠顧南邦選任淮將付以
三州之疆場俾為一面之隄防妙運宸謨猶咨愚畫
仰見不自神聖下采菲葑臣何足以稱塞臣與雄飛
自拔之守壽今十五年若嶺外得此一將實可倚伏
但所被省劄則臣雖準移司之命已上控辭之章豈

敢妄議及此謹先陳於收領難公具於奏聞容報應
飛俾體 聖意俟其商確報到別當具奏伏乞睿照

貼黃

臣今日得廣西經略司申特磨道農士貴報八
月間韃攻華沙寨被蠻兵殺死萬餘騎思明州
黃炳等報九月間韃攻某阿國戰退韃賊殺死
萬餘經司慮其恐涉虛妄未敢遽憑申 朝廷
已令契勘地里遠近及所報虛實所合密聞臣
同日又得印應飛書謹剪奏于前應飛書中頗
以蹤跡為疑臣竊見應飛攷 體國留心職事
况正興城濠工役決未可輕易更動人材難得

乞留 聖意併折 睿照

繳印經略書遣官往安南奏 戊午

臣昨準十一月二十六日 聖旨宣諭令臣選擇三山仕于湖廣者遣之往安南覘探鞋事臣於十二月十一日即貽書經略印應飛恭稟 睿謨選擇遣使今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得印應飛二十四日書已選到兼幙廖揚孫乃南劍人可以遣行臣已於今月二日回報應飛俾令將以書幣遣之入交囑之多方密覘其實歸報所合將應飛親書及錄臣所荅應飛書詞繳奏于前伏乞 睿照

潭州趙剩米撥充修城并廣西軍券食

臣今具 奏陳下項

一臣猥以無庸奉命守湘僅八閱月去冬屬因鄰警嘗與漕臣以城築之議進正懼或者以張皇貽誚繼準省劄不圖適契廟謨許令措置臣方此講畫而茲以創司移治不克効力深惟潭為江湖一大藩府地廣物衆實東南根本而城陋池塞久玩弗修昔紹興間宰臣周益公守此邦嘗議補砌 朝廷亦既降度牒充工費不及為而去朱晦庵繼之嘗計度裁築又不及為而去熹於甲寅便殿奏陳猶乞雜募軍民興築以為一方永久不虞之備至

其移書王蘭猶曰長沙版築不容中輟方是
時天下亦可謂無事矣而先賢於國家閒暇
綢繆未雨且拳如此而況今日為唇齒慮
為心腹防其可已乎臣建此議而不能施此
工員潭人矣今據都廳攢結交承錢米財賦
除任內經常支遣起發綱解撥隸義米其見
管數目比元交割幸無虧其向後未發綱運
并郡計支遣則見有兩倉椿管米一十三萬
八千餘石受納秋苗未盡米八萬餘石在正耗
可備支用臣本任內受納過當年秋苗米斛
二十餘萬石並照前後倉例所收斛耗共起

發過總所玖綱及截留諸軍支遣并郡用官
兵官吏等支用隨收隨支關防滲漏以支為
盤不敢顆粒妄用今據都廳紐筭於正數外
趲積到令項米今於內撥三萬伍千石後項
見於永豐廣積倉別教椿管專備將來修城
支遣之助伏乞下有司照應如將來科降修
城錢米俾助支用得以汜成工役潭人幸甚
伏乞 睿照

一臣據廣西經略印應飛申乞運湖南廣東米以
充廣西之餉臣日者條具已嘗奏申須得
朝廷於某項米內科撥及支運費方可從湖

南津發未準回降竊見朝廷近調江淮諸軍入嶺深慮廣東取運沂流稽緩今以國事所在本任內於潭州交承之外有前件積積令項米內除撥樁修城外尚有二萬石見樁永豐廣積兩倉謹撥助廣西經略司令自支運費委官前來潭州雇舟取載以充戍廣官軍券食支遣除已移文廣西經略司外伏乞睿照

繳印經略書安南奏

臣初三日方具奏以印應飛書繳聞今遣廖揚孫入交覘探今月初七日得應飛正旦書及公文報到黃

炳李宗城所申安南已被韃犯事宜應飛已申聞朝廷必先於此報然不敢不以繳申密院據應飛書辭以為委難遽信果無此事則幸倘如所報却不可忽臣以其繳到錄白安南陳阮兩公牒并王載所供及黃炳李宗城等申狀逐一參攷見得十二月初七日韃攻破富令州據阮牒亦下渭龍州侵入定安初六初七兩日其國陳國主王太師撫軍三項兵共約十四五萬人王載等親見陳偽太師以十一日領兵而出載等以當日離彼國而歸今黃炳李宗城報却言初十日陳偽太師兵向敵十一晚見其敗歸以出兵日子攷之似若少差且王載十一日方回却不言

其敗此為可疑意者安南之下海雖未可盡信而韃
之犯其境恐或已迫似未可盡諉之難信也廣西邕
欽與交為鄰自左江而往總十二程唇亡齒寒委是
可慮臣奉命兼制且令移司此固非臣子辭避之日
但使臣持此空拳建此虛名而入素無司存官吏無
兵將無財賦深恐不足以當勅寇適所以輕國威然
臣既聞此事未問虛實豈敢從容坐視今亦不暇俟
候辭免回降只用節制廣南自當為 陛下驅馳而
入臣雖自立春賤軀為患湘人共知今只得輿疾就
道以此月十七日起離潭州候到靜江當為應飛同
心協謀措置備禦惟恐力所不逮所有制置使新命

決不敢祇受却望從臣忠寔之請速賜收回此外更
望 陛下密諭大臣更思長策伏候 睿旨

回 宣諭令勇於戒途奏

臣今月初八日以廣西報到安南事件未知虛寔頃
刻不能自安嘗具奏聞擇日起發今來已於十一日
起離潭州十二日道間收正月十一日京遞承知閣
臣子聰宣諭 聖旨令臣勇於戒途以寬宵旰且蒙
戒諭提撕獎拔至於今日若貽避事之譏公論謂何
臣伏讀聖訓為之戰灼危懼措身無所伏念臣本以
孤寒一介誤蒙 陛下簡擢至此恩隆天地義重君
臣東西奔走惟謹前後豈敢違誤今者嶺外之役奉

命兼制臣既以祇承權令移司臣亦已恭稟臣之所
以未敢祇受制閩者正以二廣事力自來不曾專置
大閩廣西素為瘠薄近數年來連政疲於備邊廣東
雖號優裕一二年來有司取之竭先臣所謂欲備南
詔當寬湖廣今若又創一大閩恐重為民困此臣所
以趑趄不敢也 陛下諭臣以崇文劉闢之事臣無
能為役敢望古人寔是臣之才不及崇文韃之患有
甚劉闢臣之此去唯以刻苦為心簡儉為政以朝夕
申做備禦為急務只用節制司行事與臣應飛協力
幹當期於上寬天顧臣世受國恩身徇王事乃分之
宜誓圖糜捐以報所準 聖旨事力不逮許臣條具

聞奏臣前者節制建司已嘗略具條畫未準回降乞
賜施行但有科撥軍費未敢以請取自 朝廷區處
伏乞 睿照

回 宣諭趣行令雄飛於緊要處置司

臣自十一日起離潭州已一再具奏繼此日在行役
不敢稽緩今來十八日已過衡山領正月初七日戌
時換遞承苑使劉穆之恭傳 聖旨宣諭趣臣啓行
竊勿遲回有妨備禦臣敢不恭奉惟謹臣雖病後羸
弱自當一面催趣前邁所準 聖旨雄飛合於要緊
處置司以臣愚見廣西邊面邕宜為緊雄飛所職既
在融宜欽三郡則於宜置司可以控扼但宜州新守

汪雷發到官未久未審合不令雄飛併兼鎮撫邕管
就知邕州替回雲拱更取聖裁又準聖旨應飛廉勤
有才幹正欲使之佐卿臣仰見聖明委任責成之意
臣惟知同心協力共濟國事謹當以聖意諭應飛安
心職業以圖報効外伏乞 睿照

貼黃

臣今日至衡州三十里頭欲遣遞間得經略印應
飛正月十三日書報所遣廖揚孫往安南一面趨
趣三日後起發欲令臣繳聞今謹以來書一段并
牒安南檢同此繳進所申安南之事尚未見虛寔
端的併乞 睿照

至衡州奏東安縣寨丁事

臣今月十九日未時已至衡州得廣西經略司報到
思明州申狀亦言安南國被鞋事然亦未見虛寔端
的得印應飛書見遣廖揚孫將行臣本今早即起離
衡陽適據永州申今月十五日以後本州東安縣為
管下牛鼻寨下聚眾焚蕩劫掠未免留此一日區處
調兵及委官措置招捕並已具申樞密院外臣來日
即便起離衡州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備廣西經司報安南事

臣二十日留衡陽嘗具奏聞二十一日即起發前邁
當日得廣西經略司十八日申繳到邕州所備思明

州黃炳等三狀真本報稱安南殺退韃賊且謂安南國有水匣將到臣以其所報未見分曉連日未敢申聞今來二十三日臣已至永州祁陽縣四十里頭又得廣西經略印應飛書及錄到安南國偽尚書等公牒及所遣議事官李一揆所供竊詳韃之犯陔謂已迫其城下陔主果曾登舟避寇尋雖收合餘兵夜劫攻賊其公牒不言韃兵之敗乃言陔兵之潰則其事勢可見所憂春猶未退秋恐再來在彼國猶以為虞吾境其可尚忽委是藩籬皆撤唇齒可慮應飛書中有不敢懲劄張皇數語果如所報豈可諱言昔先朝孫沔奏儂寇事梁適曰無張皇沔曰寔備不足而貌

為鎮靜危亡之道也此真至論今日之事雖蒙

陛下遣臣之入以臣哀庸無狀恐未可以此便寬

聖慮欲望 聖慈宣諭外廷命儒臣檢照國史熙寧

皇祐間遣狄青孫沔等平儂郭逵趙高等平陔當時所用兵財幾何揆今備寇尤不可不大作措畫庶幾廟謨先定南鄙無虞不勝宗社生靈之幸應飛所申安南牒等真本已申密院臣更不再以錄本繳聞應飛親書粘連繳奏謹錄奏聞伏乞 睿照

至永州奏安南及東安事

臣近至衡州嘗再具奏今月二十六日已至永州所傳韃人犯陔事別未見續報但聞溪峒中有傳說安

南近日之寇亦因陳氏篡國其李氏之後有在異域
引寇而入然亦未見端的自此至靜江地里已近經
司發到人從銀兩臣以其事力單薄豈宜有此煩費
並已發回併令應干從物不許置一物一件外臣到
此適值東安管下寨丁作過郡中人心亦覺不安臣
在衡州先所遣官所調兵亦是前一日方到永州本
欲少留數日了辦此事屢準 朝命迫促不敢淹延
亦緣蜂蠆有毒不敢輕視須令先以榜諭會合兵力
未容急速如寨丁尚未率服方可收捕今未免留此
半日逐一與之區處備辦應接先後之宜面囑守貳
及所調官屬將士明示賞罰措置招捕度必可安定

已詳具狀申樞密院外臣於今日午後一面起離永
州前去前途續具奏聞謹錄奏聞伏乞 睿照

戊午回 宣諭不必候再辭回降啓行

臣正月二十七日在永州又再具奏今於二月二日
已入靜江府界正欲奏聞間承正月十六日苑使劉
導恭傳 聖旨宣諭臣可不必候再辭回降令便啓
行臣在潭州正以國事關係天語丁寧不候初辭回
降正月十一日已力疾啓行嘗陸續具奏切計徹聞
聖聽為日已久但廣中勅建制閫無此費用虛立官
稱徒損國幹臣於前奏已控愚衷今日得鎮撫呂文
德書亦為臣憂之竊謂 朝廷不過令臣任責邊事

今已入廣只用節制自當與應飛協力共濟正不假
是此乃欲為朝廷愛惜事力非止為臣計也文德
書中且及大理之事其慮頗遠敢密以真本繳奏臣
出於小忠又犯越職之戒更望陛下詳入睿筭毋
徇輕議臣僭越萬死伏乞 睿照

至靜江回 宣諭

臣奉命入嶺今月初六日已至靜江府正欲具奏迺
至恭領正月二十一日閣長鄧允中恭傳 聖旨宣
諭近觀安南所報果爾則宜有以扶掖之相與夾擊
可也臣仰惟陛下以兼愛夷夏為心拯災恤鄰義
存唇齒但安南一事雖節次據經司備到探報竟是

未見賊勢輕重賊犯深淺的確定說若使賊在其境
盤薄未去彼國能以兵應我有餘力尚可高略區處
然自邕至陵十有二程欽之陸路又不止是兵家非
知彼知已不可今月初七日據邕守雲拱又備到緝
探人錢興等錄到安南國偽太師備錄寇犯事宜片
紙其言十二月二十四日遣將領兵截其歸路賊兵
已遠追之勿及此報已繳真見得韃兵雖犯彼國十
二月末已自退遁所當憂者未在目前在向後耳臣
向來守桂十年前嘗與其國通問應飛雖已遣廖揚
孫往臣之此來恐亦不可不與相聞一次見商議委
官前去將以幣帛至其國都覘其虛實續當奏聞臣

又準 宣諭向者以宜州為要緊劉雄飛本欲使之
兼守宜州今安南既有此報則欽州又為要地俾雄
飛兼守欽州如何所當早定可區處奏聞臣竊惟南
邊緊要邕重於欽雖有安南之事海路至叻聞水程
十日叻能乘海韃所不能也陸路三日至邕乃自邕
往叻若邕固則欽亦有恃臣近奏擬謂雄飛可以代
拱者此也今 聖筭欲使守欽是亦重地更取自
聖裁但臣得欽守丁瑤書謂本州無城無兵無財昔
雄飛守壽乃臣帥淮之時乙巳被圍城中兵共萬八
千人糧可支兩歲 朝廷及制司又支錢以助備禦
雄飛斯能成卻敵之功今雄飛若止以身往猶慮赤

手搏蛟未易集事却望 朝廷更資助之使可展布

臣又準 宣諭制閩之命切不必辭蓋名正言順則
事可成臣蒙 陛下訓教再三豈敢拒違但臣之所
慮正在制閩之建有名無實到此一日支搗兩路諸
軍便自束手借助兩司安敢冒領兼南邊溪洞素來
知有經略不必又創一司今以湖南兼制事體自順
事力可省竊望 聖慈軫念察臣累陳非矯免賜再
命臣誓當捐效以報隆委謹錄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黃繳呂安撫書

臣到此之初自合手具親奏自春初一病又以
奔走方定手弱作字不能端楷用代奏聞臣不

勝兢懼臣去冬十二月初準十二月二十六日
聖旨宣諭令臣以 聖意諭文德隨即備錄諭
旨遣專人齎示文德今月初七日方得其回書
所合以真本繳奏併乞 睿照

辭免新除恩命并開陳五條奏

臣今月初九日恭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三日恭
奉 御筆除臣依舊資政殿大學士廣南制置大使
兼知靜江府臣辭聞未報兼郡有除聞之措躬無地
伏念臣衰庸無取業已至此豈敢控辭即合祇承管
幹却緣目前有利害關係不止一端若不亟具奏申
朝廷區處明白一時勉為承順向後殄民誤 國咎

將誰歸只得不避萬死開陳五條取自 朝廷處分
儻蒙從臣之請則臣敢不勉竭駑鈍以圖報效若以
臣言未當 朝論不賜體恤則望 朝廷別命聞臣
寧將臣重賜罷黜拱聽施行須至奏聞者

一靜江城池工役 朝廷劄下謂已了及一半臣

到此首扣應飛則據云工役十分約了三分
臣於今月初九日率官屬閱視大槩其城不
過六里桂之居民多在城外折毀已多城中
止一千七十家亦拆毀二百餘家矣去冬一
時以諜報出於荒急改七星之築而為大城
自去年十月十六日下手見役民丁一萬餘

官軍在外所挑濠河石則難鑿沙則易泄自南及西僅辦自西及北則方此用工遼瀋雖難所築羊馬墻已了者闊狹不齊未了尚多所幫城身則四面並未見有增高者不過間以新土貼闊舊城或慮久必損動濠岸幾與城相望且樓櫓防城器具並未措辦此是工役大略此城既創於應飛規畫只合其一手了辦今應飛改除他去四面罅漏委之後人却湏計已用之費程未了之役向後合用工費錢糧多少猶可申 朝廷科撥接續措置此自當委官計約別狀供申緊要是此城之

可與不可保則以臣親歷荆淮却不敢詭隨臣向守淮東 朝廷欲移泰州令臣相度臣謂文吏於此非長耕當問奴不敢輕率乞差都統制王安相視遂得了修浚之事令亦乞朝廷差委曾經荆淮守禦都統制一員前來相度此城周備之後有無堪以禦寇就令任責了此工役庶幾勞民動衆不至虛費不然臣決不敢輕易以貽後來誤國之罪伏候

睿旨

一經略印應飛開闢以來憂勞體國此自不可泯今蒙陞之漕副兼知邕州出於 公朝精選

臣不當妄議但採之僉論應飛之守桂去邊尚數百里一聞去秋隣警惴然若不能以終日駭狀百出衆聽難掩臣不欲具述今往守邕緊當風寒萬一秋聲一動又如在桂之時把握不堅臨事失措緩急委責於人徒致相累兼邕筦此時只當選用武帥臣近已奏聞今應飛自經帥而支郡亦覺快見於言色當來臣望 朝廷只留應飛于桂臣却自當與之推忱以濟其不及今事體不同臣實不敢依違欲望 朝廷更賜處分邕筦止乞選用武帥應飛若不留桂別處以內地美官庶

無用違其才之嘆伏候 睿旨

一切見廣西經略司自董槐以來便兼漕計蓋謂經司無甚財計全仰漕司所入通融支遣亦猶荆蜀制總之相通也然臣嘗謂兵財各有攸司制臣管兵計臣管餉此是祖宗舊規今朝廷以經漕兩司各分其任委是合宜但經司自此却無漕計可以貼助略扣應飛謂今乏况敢創建制閫在臣委是無所擘畫伏望朝廷斟酌科降應副司存支遣所有諸處駐戍軍馬券食却素是漕司任責非臣敢預伏

候 睿旨

一廣西見駐戍諸軍散在桂邕宜融諸郡 朝廷
近調見共不滿萬人若以荆淮規模未足守
一郡今以守一道所謂備禦事件近應飛所
申謂皆施行略盡以臣來此體訪所在空虛
今蒙 朝廷委臣此來臣但知以真實從事
若使明知其不可為而勉以應承懲創張皇
而貌為鎮靜臣所不敢竊見近者 朝廷令
於橫山永平兩處各置堡隘皆在去邕數程
之外前者徐敏子力言其難應飛嘗與臣謀
臣答以可以置墩望不可以立戍隘見兵分

守五郡猶慮不敷安能更有餘力添兩隘兼
恐叢爾墻堡介在溪蠻徒立此的以為賊餌
緩急決難抗敵一有疎失堅者亦瑕昔晉欲
以三萬人城邾陶侃所不敢為庾亮城之則
敗侃意蓋欲空荒其接壤之地不為無見今
臣不得不先稟 朝廷若只量留兵以為候
望臣敢不遵守若欲增置重屯臣不敢任責
乞取自公朝處分伏候 睿旨

一制閩創司仰見 朝廷特加委任之意臣非敢
有違蓋以有此名必有此實臣前已具奏若
欲建制閩隨帳非得萬兵庫帑非有千萬緡

何所運掉今來臣身已至廣為節制為制置
為經略名雖異任則同擁此虛名而實用不
能稱徒損事體兼二廣自祖宗以來各置經
略溪蠻蠻丁知有此官今一旦罷經略建制
置恐觀聽未易孚信此范仲淹之在西邊所
以只欲稱舊官也臣愚欲望 睿慈收回制
置大使新命止令臣仍充廣西經略建司靜
江所有廣東相去過遠亦難兼領乞併令免
兼伏候 睿旨

右謹具奏如前伏望 睿慈俯矜愚悃恕其觸突之
罪詳其利害之實宣示大臣亟賜處分使臣可以效

職敢不盡瘁其或力有不逮續當控告糜捐報國謹
不敢辭所有兼郡省劄恩命已寄留靜江府軍資庫
未敢祇受拱俟 朝廷指揮臣干冒天威無任戰灼
跼躅竢罪之至

回 宣諭勉印帥往邕

臣今月十五日承苑使劉遵恭傳正月三十日午時
聖旨宣諭印應飛已處以邕宜勉其行臣即委幹官
兩人賫持旨諭示應飛勉之起發亦恐 廟謨堅定
之不可易也十六日應飛來訪其意頗憚此行以為
既作經略今為列郡何以令將士臣答以少卿報廟
堂書既勇往豈可退縮進退殊無定據臣逆知其守

挂且懼何堪守邕大槩畏瘴畏敵之心先入于中強
之使往臨事失措必益甚於此臣十一日之奏所以
不暇畏避為 陛下告也應飛今日方牒到府印勢
暫委郡倅以俟臣辭免回降即當祇受所有邕州守
臣欲乞 睿斷早賜區處臣又準 宣諭版築工役
但干備禦令臣一力任責臣業已入嶺豈敢坐視但
靜江城池委信非人規畫失當僉謂勞民費財不足
固圍若蒙 朝廷差一兵帥相度方可措置不然祇
誤百姓臣前已具奏速乞施行最是民丁四月修浚
日役萬民困竭已甚城成有益於國怨固不恤今乃
如此廣中自去秋不雨田疇失耕粒價已三倍於昔

此時若不權令歸事農業向後軍民闕食尤為利害
臣只得今早權令民夫住役詳已具申樞密院併合
奏知臣又準 宣諭邕宜融欽合用兵數容臣續具
條奏併乞 睿照

回 宣諭關閣長二月六日兩次 聖旨

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閣長閔德亨二月六日午時并
當日申時兩次 聖旨宣諭謹具奏如後

一恭準 聖旨宣諭田應寅所陳可行以大理虜
狡穴併力驅之名義甚正降下應寅書令臣
條具進呈臣締觀奏劄恭誦宸謨將使一大
治而終身創此忱兵家擣虛批亢之良策但

詳應寅之議欲得荆蜀思播共出兵三萬雖
曰欲各取其路而入其實同取烏蒙一道而
南是乃唐韋臯遣崔佐時出南詔之路有此
兵力有此糧餉又有此三萬人之大將方可
用其說然勝負猶未可踰度此荆蜀事也
陛下必已與荆蜀二閩圖回審度臣不敢妄
議其中一項欲別遣兵一萬戍廣西陽為守
備陰圖夾擊若荆蜀進兵亦令間道相應此
則廣右地分陛下所以俯加諮訪俾令條
進者必以此臣雖文吏不能親履行陣癸卯
在淮嘗遣文德出河南周岳擣膠西各不過

三千人辛亥復襄屢遣偏師如溫河馬榮閣
忠輩各不過千百人攻撓賊壘直至商號高
裕等處類能挫賊姦謀先發以制其入皆勝
而未嘗衄彼韃虎狼也忱難與之當正之之
陣乘其罅隙出其不料彼以冬入我以暑攻
此策固亦足起人意但廣右之路自邕至大
理謝濟昔往凡六十程道里既非素諳蠻徭
且多間隔只作萬人兩月糧餉合計一萬五
千石兵卒既不可以自齎夫運則未免於倍
給樵蘇後爨即士有飢色必有此兵有此糧
有此將帥有此夫役屯之境上乃可俟報而

進若欲責廣中事力則未易辦此也而况嶺
蜀皆與大理接壤地之相去奚啻六千

自邕程六廿此程韓鉄行項蜀數往師期相應要

亦難準此又不可不審議者更乞 陛下深

入聖筭臣邊吏惟知恭奉以聽指縱臣恭讀

聖訓再竭愚思切惟越數千里以攻人兵法

所戒用寡猶可用衆恐難臣憤虜患之憑陵

慮夷腹之侵食乙卯春在蜀常有此心曾命

俞大忠往語其父興密選精兵三千人多給

資糧令自擇器甲許以重賞命一驍將董之

取沉黎出大渡俾之取便擇間徑擣首咩俞

興父子已從臣意願為効力亦既密作區處

矣繼因蜀士略聞此說謹然有辭以經營分

表見議時臣與蜀相蜀閩共事亦中畏遂輟

今皆可覆也儻為此舉自沉黎而往比之荆

渝思播出師道路固邇比之南邊則尤捷然

此亦正如博奕豈敢謂必勝而擲兵一出境

便當置成敗於度外成則如馬降之於木機

能否則如李陵之於匈奴成則固可以遠振

國威否則亦不至大損元氣當時亦只慮此

將才為難耳機會一失徒言何及茲因聖問

俯逮併敢僭布或可尚備採擇伏乞 睿照

一恭準聖旨宣諭安南被兵只得助之以結其心
臣近已具奏比者邕州備錢興所言得之偽
太師者謂韃兵去冬雖犯其境當月即已退
師邕南雖與相去僅十餘程近皆未有續報
春水已生天氣漸煥事必稍寬所謂以力助
之必待其請乃可不然適召疑爾又準宣諭
制司財計且於廣東通融應濟仰見 陛下
矜恤其闕乏臣謹當恭奉但嶺表雖有東西
之分其實相去水陸之遠所謂財計除朝廷
總所網解之外切恐無贏餘可撥若令加賦
於民則臣所不敢容續體訪聞奏又準宣諭

如尚欠兵力添戍斟酌奏聞更當那撥臣尤
見 陛下軫念其單虛目今諸州駐戍實共
管九千八百五十人邕州江府四千三百七十八人
宜州一千四百五十人 融州三千六百七十八人
百七十二人 欽州三百二十人 分布諸邊固
自不足但臣屢會漕州取索糧數猶未知糧
儲之多寡則兵數增益未敢遽議抑慮春深
瘴鄉氣候漸生揆之諸邊此時只得減戍未
知所處併容續次討論以聞伏乞 睿照

右謹錄奏聞謹奏

貼黃

臣守湘八月中間衡州耒陽縣管下鄭學從李
文濬等以爭錫坑互相讎殺準省劄行下區處

已招諭到鄭學從學全李文濬鄧三二等四名
見送潭州獄究對結絕又道過永州適值東安
縣寨丁燒毀縣治劫掠六百餘家招諭弗從調
兵收捕今已擒獲賊首鄧義華蔣宣等九名見
今永州解赴安撫司根究處斷其餘脅從罔治
並令復業一行立功將士續具申推賞已各具
申樞密院外伏乞
睿照

回奏計約糧餉

臣近準正月三十日聖旨宣諭令具豈宜融欽合用
兵數又準二月六日聖旨宣諭如尚欠兵力添戍斟
酌奏聞更當那撥仰見
陛下惠顧南鄙之切臣前

米三千七百五十石乃不容不預計者此止是以糧
計兵若漕司券錢則又不在計筭之數欲望睿慈且
與樁辦荆淮精兵五千人候秋防日發遣入廣若欲
更增添萬兵則當下漕司先與增辦萬人糧食庶免
乏興所有兵糧計約大略已開具在前謹具奏聞伏
乞
睿照

回奏宣諭呂鎮撫事

臣三月初二日承閣長鄧允中二月十七日已時恭
傳聖旨宣諭以繳進文德書言大理事令臣因書勉
其留意黃平諸處閑隘等且準聖訓念其一行有勞
及保全之臣仰見
陛下虛心採聽惠念將臣使文

德聞此恩言豈不感激思奮捐軀報効臣今既入廣雖與文德聲迹相遠自當貽書恭傳聖訓矣又準聖諭勉應飛之速行遣鄒進以為助臣前月十五日五事之奏已吐露悃愾正俟處分使應飛可與協力豈敢弗共委慮緩急踈悞不容共事恭惟 陛下明並日月自可博訪臣為公非為私也鄒進亦只是禦侮之才可使為將不可使為守却非劉雄飛之比聞雄飛正月二十五日已離建康之龍灣切恐徘徊別圖改易欲乞聖斷促令之任所準令臣日下拜新命臣約十一日奏更旬日必領回降豈敢久淹君命又準聖旨安南受兵不可不助臣前已屢奏彼國既已寇

退未易輕議臣此兩日間連得邕州雲拱兩狀申到虞大友黎明等往彼國回歸供析事宜所傳韃報既可慮而狡情亦可疑不容盡諉之難信臣已摘出繳申密院及詳見小貼以臣愚見彼國九月嘗陳表奏陛下降詔賜賚足示羈縻今恐不可自失信義只當速遣因以覘其虛實至若邕欽宜三處作急措置敢不敬遵聖訓但三城邕上粗備欽無城宜新城徒築舊城未葺皆不足恃如戍兵非不欲多請而漕計則告乏支時方向炎只當減戍倘欲增益須俟秋期非預辦錢糧不可臣於前遞已具計約兵糧大略陳奏臣與文德書惻然之語乃自及大馬之哀懼無以報

稱非為文德設也恭誦訓勉敢不服膺謹錄奏聞伏乞 睿照

回宣諭印漕免入邕等事

三月十一日遞到恭準二月二十四日聖旨宣諭印應飛免入邕筦已降鎮撫劉雄飛兼守之命而臣兼漕臣仰見 陛下量包天地明並日月好謀能聽昭示至公為官擇人不憚改命臣三復聖訓不勝感激敬嘆伏念臣於印應飛素無嫌隙若當時止留在桂何敢有言既俾往邕實恐誤事臣亦不敢多述姑舉其槩去秋南邊本無它警而謂寇之相去止五六程皇惑朝廷搖動隣境如泣涕以對僚屬迨行李之下

城遣家屬之出境諭士民之避寇幾欲調兵登城守禦倉卒挑石伐木築堡七星自知其不可於是改浚濠河大拆民舍日役夫丁萬餘勞費四五月嗟怨滿路而修浚規畫且不足恃舉措如此可再往守邊此臣之所以不得已而告之 陛下也然其在任僅七月已進閣四秩而去朝廷已不負之矣今聞或者指為無罪必是貽怒於臣伏望昭回天鑒保全孤遠至於兼漕則臣既易其去豈敢受其職近已具奏辭免矣臣又準聖訓臣拱除動恐雄飛遲滯拱不復為後人計有何人可暫攝臣尤服 陛下宸慮之周但臣聞雄飛正月二十五日已離建康今近五旬度到此

亦不遠幸而應飛近起發未久未曾到任若又差一
官往攝則州郡又是一番酬應倍多耗費臣已致書
於拱囑其留心職事一日必葺去如始至以俟新政
臣見欲委官一負往邕點視庶不敢廢弛亦當一面
差人沿路趣雄飛之戍矣邕州既除雄飛已自得人
但欽見闕守宜守汪雷發病融守朱煥將替融已新守
人未識其於此三郡却望宣諭廟堂早擇守將或許
容臣踏逐聞奏此不可緩取自 聖旨謹錄奏聞伏
乞 睿照

貼黃

臣切見廣中糧餉至急全望一稔而田里自去秋

不雨田未耕墾日切隱憂臣所以放還丁夫且令
從事農種連日以來雨澤應禱却已霽霈所合奏
知伏乞 睿照

安南求援奏

臣切見今日南邊之事備韃固急而應交尤不可視
為緩蓋韃之南侵右特磨左安南乃必由之路特磨
猶間有險安南則多平夷今兩地戎馬皆闖其境矣
特磨耗蕩之餘遺民各入險自保猶未見有它證安
南則去冬雖被兵寇退則返猶有餘燼其與邕南邊
面實為唇齒彼之籬落不撤我之門戶尚安春夏猶
可無虞秋冬寧免有警儻彼弗支則此波及矣臣故

曰備韃固急所謂應交尤不可緩則交人傷弓警木
已覺孤危執檄束手正思避就近觀邕州繳到其國
三牒中求兵援臣已繳申朝廷又據節次邊謀近傳
韃介間到交境或諭修路或索執俘以此切料交情
似乎漸為韃誘其所報分路所請乞師正以觀吾之
所答離附之机實在於此臣竊伏思念交非韃敵也
再至不走則降通者連準密旨宣諭或令夾擊或令
助之仰惟聖主兼愛之仁式副小夷求哀之請救災
恤遠此固邊臣所當遵俸但臣之所慮軍旅越境而
出此非細故資糧靡屨猶所未問而王師一動方外
共覘兵少不足以示威兵多又苦於無力多則貽疑

異少則啓玩侮應之未必能弭韃患不應則恐遽失
交心此不容不預為之慮者目今廣右駐戍通管不
滿萬人秋冬邕屯多不過四五千爾萬一韃寇再
入交境廟謨遣助鄰請索兵於是時也將以兵若干
人往大凡家有餘力則可及鄰內或自虛豈堪事外
此臣朝夕在念未知所處不於此需暇之時先圖惟
其定說臨期倉卒何以醅酢將應與不應俱罪矣比
繳彼國三牒伏想廟堂必有處置臣昨以荅檢附邕
州回報是亦姑為寬展恐其必再有求於我其許之
將卻之或迂延待之春秋之義人臣無外交實不敢
輕易臣領事方新莫此為重用陳密奏上稟宸聰伏

望聖慈或諭大臣處分或命近臣詳議授之成筭俾臣得以遵守庶免踈悞不勝軍國之幸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條具廣南備禦事宜奏

三月二十二日準三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勘會廣南制置大使已到靜江所有備禦事件必已有規畫尚未據申到春防是時委不冝緩三月六日奉聖旨令臣日下條具備禦事件疾速奏申照對臣孤遠麓材誤蒙公朝不棄再命戎嶺入嶺雖已踰月建閩則未及旬當此身任憂危目覩事會春防雖過盱慮未寬臣豈不欲圖陳管見稟聽廟謨實緣嶺表創生備禦

欲為而氣力不及微臣疲於奔走至此而智慮已窮采之僉言未得長策致勤督趣之旨不勝戰懼之至謹瀝愚衷恭具條奏如後

一備邊無如城守今南邊四郡邕城粗具欽城毀宜舊城難恃新城徒築融雖城未堅且無濠十數年來虛議論則多實規模未立猶恃煙瘴未逼風寒今事勢既視前日不同惟有汲汲措置修浚乃為上策臣已選委官屬四人令鄭恭往邕州鄭益謙往宜州趙翕夫往融州章閱往欽州各令點視城池器械兵戍糧食及與守臣商確備禦事宜相與區處但邊

城須得諳練之守則措畫方合宜廣郡素無
優裕之力非鑿空可辦事欲望朝廷遴選邊
守其虛次者速差將上者加審邊州或以修
浚科請乞賜應副得此四郡粗成籬落庶謹
隄防所有靜江城池則工役之浩費尚多病
弊之當整不少前已令兩司官屬公共點視
已未了去處并計約申上今專俟都統鄭進
到司委令相度措置續具供申伏乞 睿照
一言南邊備禦者必曰永平橫山以其正在左江
右江也左江隣交陞右江接特磨虜若南侵
必由之路議者欲屯兵置隘似起人意至勤

廟謨為之督趣閩畫勉而膺承見諸文移姑
曰圓備近據雲拱諸將之所相度今復據林
開先之所點視其兩隘之不足恃亦可觀矣
臣已具愚見載之公申劉尚去吳漢營總二
十里光武猶憂之今兩隘去邕皆數百里皆
十日程又介諸蠻之中曾謂以千餘人處一
小寨而氣力可以自保乎聲勢可以相應乎
近準密劄則朝廷亦既鑒此矣臣今專俟劉
雄飛之到欲更與商確要是守則任之者實
難不守則議之者必衆寇不入則已寇入未
必不委咎臣再三思繹昔十年前嘗有條奏

乞於兩江重提舉之權擇武臣之材且廉者處之鈐路假之事力許之任滿與郡俾令經理修復聯絡省蠻措置保障今其策尚可行也苟得其人却使之擇險立堡自為家基臨急添屯使有駐足亦不失先朝元置提舉之意伏乞朝廷更賜裁酌施行

一添屯先用計餉竊見嶺民計口而耕苦無餘積而且嶺米易腐不容久儲非比江浙之地有錢便可得米可以舳舻相銜甬道不絕也臣十年前帥此時米價每升多不過十錢今靜江米升三十八足矣邕州米升五十足矣民

食既窘軍餉愈艱臣近會到漕計以見屯約見餉靜江見米止可支戍兵至五月邕州見米止可支戍兵至九月此外在道及指擬之米亦自有數若欲增調於兵戍必須預辦於糧食昔狄青之戍廣不過平寇朝廷猶下湖南全永諸州應辦糧食近臣欲以已撥潭州貳萬碩米與全永上供米對撥請之總所亦嘗申之朝廷未報也如省劄所撥湖南憲漕司五萬碩亦未見起發失此春水取運轉艱萬一屬歲無秋束手何措戍兵奚所仰食此尤為之凜凜者欲望朝廷軫念下總所從對

撥之令下憲漕催起發之綱庶幾不致乏興
免悞國事所有向去秋成併望朝廷許於湖
南近郡依時價量行和糴以濟闕乏是亦猶
以淮總而糴浙米之比也伏乞 睿照

一邊頭遣戍不如移屯蓋遣戍則家糧生券一兵
有兩兵之費赴戍折洗往來有道路之勞移
屯則不過一番支費可以永戍向來淮襄皆
行之伏覩近降旨揮令本司措置造寨屋五
千間以備遣戍竊計廟謨必將移戍軍馬一
項以重南鄙本司見議踏逐寨基計約工費
申上緣桂林斗大一壘僅愈六里城中既無

隙地可以起造城外非有險隘難以建立或
者以為柳州之東泉市去桂二百餘里實在
邕宜融三州路口前帥徐敏子嘗有奏陳謂
可以建戍隘可以開耕屯廣人多有是其說
者儻於備邊力本以有益豈可以人廢言而
弗行以臣所見則惟恐去水遠而糧運難通
無城堡而營寨難建見欲委文武官各一負
同往相度若或彼中果是利便續容具申如
其不可則只得於靜江近城踏逐亦緣民丁
數月勞役之餘方此得雨問耕未欲遽興此
役以重煩擾伏乞少賜寬假一面措畫伏乞

睿照

一除戎器以備不虞今日急務廣右習於承平之
久甲朽鉄鈍備具素踈近年以來雖科請於
朝廷製造於連政以一路帥閫見管幾不能
及荆淮一州之所有今略點檢軍器庫實數
甲僅二千弓弩僅各六七百張箭止四萬弩
箭止六萬鎗刀之類亦寡猶恐有不堪用者
揆之荆淮制司庫管曾不能及十之一二於
火攻之具則荆淮之鐵火砲動十數萬隻臣
在荊州一月製造一二千隻如撥付襄郢皆
一二萬今靜江見在鐵火砲

五隻而已如火箭則止有九十五隻火鎗則
止有一百五筒據此不足為千百人一番出
軍之用而閫府欲椿備城壁撥付列郡以此
應敵豈不寒心且聞邕欽宜融四郡亦全欠
軍器近據知宜州汪雷發所申乞下江淮旋
借工匠製造已嘗備申于朝則可見矣一府
猶不能足備四郡其何以遍給若非朝廷軫
念於殿步司於鄰相有管軍器去處多數科
撥發下本司應副備禦目下自欲製造便有
工匠有物料亦恐日力不及未能應用緩急
以徒手當大敵委是可慮伏乞 睿旨施行

睿照

一除戎器以備不虞今日急務廣右習於承平之
久甲朽鉄鈍備具素疎近年以來雖科請於
朝廷製造於連政以一路帥閫見管幾不能
及荆淮一州之所有今略點檢軍器庫實數
甲僅二千弓弩僅各六七百張箭止四萬弩
箭止六萬鎗刀之類亦寡猶恐有不堪用者
揆之荆淮制司庫管曾不能及十之一二於
火攻之具則荆淮之鐵火砲動十數萬隻臣
在荊州一月製造一二千隻如撥付襄郢皆
一二萬今靜江見在鐵火砲大小止有八十

五隻而已如火箭則止有九十五隻火鎗則
止有一百五筒據此不足為千百人一番出
軍之用而閫府欲椿備城壁撥付列郡以此
應敵豈不寒心且聞邕欽宜融四郡亦全欠
軍器近據知宜州汪雷發所申乞下江淮旋
借工匠製造已嘗備申于朝則可見矣一府
猶不能足備四郡其何以遍給若非朝廷軫
念於殿步司於鄰捆有管軍器去處多數科
撥發下本司應副備禦目下自欲製造便有
工匠有物料亦恐日力不及未能應用緩急
以徒手當大敵委是可慮伏乞 睿旨施行

一欽州守臣丁珪近以海舟請蓋與交為鄰慮鞋
再寇海道不容無備也臣得之體訪交人頗
長於舟楫往時烏流鱗輩倚交為勢出没鯨
波常為並海患今所慮又非止一盜比不但
欽當備雷廉接壤風帆迅速可至其可忽哉
臣於去冬十二月祇受節制之命條具申上
即曾以乞差廣東福建兵船千人戍欽為請
一向未準回降近因丁珪經從於此臣委官
再問欽之事宜又以此為言用敢復述前請
欲乞朝廷檢照臣十二月內條畫所申特賜
從申差撥候秋防戍廣東今雖臣職所隸非

得朝旨不敢輕調伏乞 睿照

一廣西諸州頗多荒田往 茅葺相望不事耕墾
非但民習於惰亦由州縣失於勸誘急於催
科或謂春或闢一畝之荒秋則增一畝之賦
此田里之民所以甘於淺種而薄收也至於
在邊如邕欽等處則聞昔者膏腴今皆蕪廢
此又邊民之苦於兵盜而力所不及近亦多
有建耕屯之請者切惟耕戰強國之本此實
急務豈可委之棄地不加申畫所有沿邊荒
田昨經司參議官謝圖南陳劄申請見委官
相度今春耕縱不及事猶可為後計所有內

郡荒田欲望朝廷頒降黃榜下本司揭曉諭民從事開墾如能施工用力許以官司全免收三年秋夏二稅其後兩年再與減租稅之半則廣民必有欣然而應今者却須下漕臣覺察州縣守令能勸諭墾闢多者賞之其功效雖不見於目前必見於異日所謂金城積穀則羗人不敢動矣伏候 睿旨

一朝廷合二廣創闢正以廣西事力不及藉廣東以助之也兵財調度近雖準通融之旨官者既有常額在民者不容復加臣豈敢妄取但以荆淮合闢事體言之京湖合則湖北帥

司財賦制司得以取撥兩淮合則淮西帥司財賦得以取撥通用此例也今廣東自有經帥廣西豈敢援此施之廣東哉然有此名不可全無其實裒多益寡亦平施之謙也今廣東臺閩皆一時才望當此南鄙艱難之秋儻念同舟其可杞魯肥瘠之不相恤今靜江驟創制閩軍兵支犒官屬請給方來其何以支若非通融補助無麩飭餽委難展布欲望朝廷劄下廣東經略司轉運司提舉司各於逐司公使錢內每月量行撥助指有餘以補不足庶亦不失朝廷合闢之意伏候 睿旨

右條具在前其有思慮未盡陸續以請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條具備禦事宜奏

照對臣近準聖旨宣諭指揮令臣條具備禦事宜臣已於前月二十三日嘗具奏申外今再加思慮又有合措置事件所合條奏如後

一沿邊諸溪峒舊來經司元無支犒體例去秋印應飛到任自特磨南丹羈縻諸溪峒皆與犒勞一次共用銀一千六十二兩錦段疋帛三百五十餘疋雖為日未久既立此例諸峒便不能無望况今朝廷創建制閫豈容貌然雖

是事力不及只得比前例寧略加厚亦與支撥銀錦疋段犒勞一次俟既犒之後臣却當遍加撫諭糾合諸峒措置兩江俾於永平橫山一帶分任地分建立寨柵作連珠寨秋防各以峒丁強壯把守却令兩堡官兵頭目總而率之以正軍聯絡使如鹿之犄角其他寨隘所隸亦諭令修整庶幾可以張耀以壯邊隘見今講行伏乞 睿照

一橫山買馬自連年朝廷指揮住買諸蠻不無缺望近前帥申請言路建明皆欲再行措置但賊在大理至則醢去邊不遠不得弗防却是

徐敏子之議謂朝廷只當守住買馬之約經
司與邕州却當用通融之術用活法以處其
說蓋欲自隨宜為之遇到則買也常年買馬
在三月今已過時然訪聞諸蠻亦間有馬疋
到橫山者邊將商旅私自貿易略無禁止切
謂買馬路通非但可以稍慰蠻人之心亦可
因以覘賊在蠻中之動息今欲於橫山禁私
易有馬到則從官買以鹽錦銀博易並不用
招買官及文榜之類亦不用朝廷買馬銀兩
自從本司同邕州為之見候劉雄飛到商確
可否具公狀申伏乞 睿照

一自昔守邊以耕屯為急務頗聞廣右邕欽等管
下多有荒田可以措置近者經司以謝圖南
之請亦曾申本司行下相度緣邕欽皆未有
正守雖有規畫未能奉行見此講究以候兩
郡守臣商確又柳州東泉市控扼邕宜融三
郡路口多謂彼中可以屯軍荒田可以耕闢
臣猶以其不通水運且無城堡為慮今體訪
得柳州形勢大江回環且水深可恃瘴輕可
居或謂用工措置稍易為力可以屯軍作寨
春夏使耕管下之荒田秋冬俾赴沿邊之戍
守比之東泉相去止六十里有州城可依頗

為便利臣旦夕委官往彼相度或果可經理
續次具申伏乞 睿照

一廣右邕宜諸州連政以來止是經司安邊諸軍
數百人分屯即未有江淮軍兵屯戍亦未嘗
留兵度夏今屯邕州者三千餘人屯宜州者
一千二百餘人融欽所屯却自不多見今靜
江見屯江淮湖南新戍亦計三千九十一人
春深皆合斟酌抽戍緣本司連準朝廷有添
屯之命未敢區處近據邕州諸戍將以軍人
病瘴申乞歸司養銳兼廣右糧餉艱得若夏
月食過則秋冬恐闕食今來切見湖南廣東

兩項戍兵相去差近見令各歸司拆洗候今
秋八月初赴戍所亦可省四箇月之券食其
江淮諸軍却相去遙遠暑月恐疲於往來只
得且與留戍其在邕戍兵却當抽減來靜江
養銳亦不敢盡虛邊戍已具公申所有朝廷
近再撥京湖兵五千欲併候秋防取撥向後
若得朝廷所支糧食備足秋冬之間更得萬
兵庶壯聲勢伏乞 睿照

一屯兵先當計餉臣於二月二十八日已嘗具奏
計約漕司見兵糧數目以聞惟恐郵遞稽誤
未徹聖覽臣之所奏且以一萬五千人為約

今朝廷再調京湖五千湊成一萬五千人不謂愚見已上合廟謨但一萬五千人以荆淮守一郡猶不足今廣西用守一路豈能足用多數辦糧以備向後多數調軍近日廟謨行下已自備盡但所撥廣西義米五萬碩慮恐有其數而無其實向來三政經略任內所撥今猶未運到今若以此為實糧則誤指揮矣切見湖南潭州則去年十二月却見有義米九萬六千八百餘石係寶祐二年三年衡永全之間亦須有之所欠者水脚欲望聖斷特與改科所有和糴則乞許於湖南近郡通融

措置又朝廷近撥湖南憲漕司米五萬碩亦並未運發乘此春夏水泛若失措置後將無及已各具公狀併乞 睿旨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六

回 宣諭奏

臣四月十四日收遞承苑使劉穆之三月二十七日
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 皇帝陛下慮周三邊
明見萬里密運廟筭洞中事機臣不勝敬嘆臣所準
聖諭邕筦劉雄飛旦夕可到臣拱離任暫攝須得其
人此則雄飛今月初四日已到靜江府緣其隨行家
累及將士人口頗衆尚爾在途臣雖趣其先次之官
猶欲少俟偕往然已令借篆交割不容其遲留也如
臣拱則元未離任已令俟雄飛到任方許啓行不欲
又差攝官徒為煩擾近亦嘗奏申矣臣所準 宣諭

欽州闕守此為急務宜守已得其人否鄧進昇以欽
州如何此則欽雖重去交境惟海道則通陸路仍宜
在南邊取龍蕃出蠻境尤近近桂尤兩郡守將皆須
得人宜守汪雷發久病未瘳亟須命代欽守見令靜
江府鈐往攝亦須別差如鄧進戰將為兵帥則優為
郡守則短今進初五日已至靜江臣見令其相度城
壁措置修浚若秋冬有警輟令出邊自可隨地應接
使株守一障未當其才所有欽宜郡守欲望 朝廷
早賜除授臣亦嘗以京湖見閑一二將材曾稟丞相
以備采擇矣乃若臣雄飛與臣進皆以淮將遠入瘴
鄉俱不能無少私悃臣不敢遽觸天聽兩日前通丞

相書嘗略稟及必以奏聞臣所準 聖諭橫山永平
諸寨及早擺布周密此則臣既任此責豈敢不衡諸
慮秋防不遠日力易流備具皆所素虛亟圖犹恐弗
既自當仰体 聖訓朝夕講畫以期固圉大槩南邊
溪徭錯處蹊徑雜出所備不止一處如橫山永平兩
隘若欲如前議屯重兵則實所難行今見與雄飛商
確當遍諭諸峒分地作寨首尾相貫使如連珠兩堡
却屯官軍為之糾合此為利便雄飛亦深以為然絕
俟到官即便區處其他諸隘隘之在谿洞者亦各委
官點檢當併令申徹矣臣所準 聖諭韃人誘安南
之奸計不可不防且蒙以安南之所移文彭高之所

供事理指授聖策俾之應酬臣敢不恭稟臣靖思賊在大理亦已五年狙伺鼠窺熟我蹊路諸蠻弗競多已附降獸蹄所通非止安南一途以近日宜州鄭里探報而言則南丹當防一路也以邕州李材等探報而言則特磨當防一路也今之規模亦不可因安南之求援而只備安南一處賊攻其南使備其北此臣夫所以為知兵今本司數月以來頗為安南與邕州數相移文倍費酌應要皆遣去小校輕脫易言致多引慝恐啓疑玩此求未問備邊之事先恐失應交之宜臣亦正以為慮所借弓砲工匠從之不可卻恐生心忱如 聖訓邕州近已如本司所授遣報倘其再

或有請當如 睿旨報之但遣兵應援一節事大体重邕雖輕與之語臣則未敢以此為言蓋一許則不可失信矣茲事委關利害臣於三月十八日嘗專具一奏乞 朝廷詳議處分預定成說俾之遵行今恭誦 聖旨恐其受鞭撻而誤我援此又神聖遠慮非愚臣所能及也伏乞早賜裁處乃若彭高所供所謂婦女無所取其志不在小鞋之狡於誘結忱恐安南漸墮其計臣近得邕州巨拱書安南却已再遣使人陳邦彥等以俘獲李小哥解來經司昨所遣廖揚孫者亦與同歸此月初八日一行人已到邕州但未見申到事宜臣已令解其俘於本司留其使於本郡旦

夕揚孫回司小哥解至必得事情續容具奏臣所準
聖諭令臣以開閩云初與之通好就遣善覘情偽者
前往此則臣久欲遣發亦嘗奏聞正緣臣以 朝廷
先有璽書錫賚降付彼國留本司未遣臣自二月二
十六日申 朝廷取區處不謂郵遞稽悞今月十四
日方準省劄行下許令遣發臣見此選委權路鈐楊
慶成將命以往只在數日間啓行臣亦以領事之初
送以幣帛百疋遵彝例也仍作公文兩項當令慶成
先致君賜閱兩日達以閩儀且俾其自邕而往由欽
而回以歷水陸之兩道慶成蜀人乙卯臣在蜀雲頂
與制司不相安臣遣諭之頗能辦事此人必能覘其

情偽然往來須三月其歸已秋矣臣所與公牘兩檢
謹具錄奏聞臣所準 聖諭欲增兵若干可速具奏
此則屯兵先當計餉臣近已一再見之奏請廣兵非
不歎多戍廣糧實艱於供億近準密劄又蒙下京湖
整辦五千人令候本司取撥臣以正當夏月未敢輕
調乞候秋防即令遣發此外若蒙朝廷撥湖南近米
以助嶺糧更摘江淮精兵五千人以益嶺戍如此則
駐戍兵近二萬稍壯声势但臣竊惟食既有限兵須
必精所調之地倘以文具應官老弱充數則雖多祇
以冗食荆淮之軍臣不敢徑指如鎮江之拱衛雄江
金陵之制效此等軍分得全軍調至方為得用此外

淮間騎兵頗多得數百騎來往邊面此出望外不敢請也因聖問敢以奏臣比以遠戍去天一角僭申便宜之請正懼上觸霆威天高聽卑朝奏夕可臣感銜聖恩豈勝激烈臣所準 聖問所部雨暘仰見 聖心不泄從而忘遠廣右自去年七月至今年正月不雨田萊皆不墾闢粒價踴貴盜賊頗作臣二月初三日入靜江界即得雷雨自此至三月初中間凡得雷雨者三狀未沾足臣於三月初八日設醮祈求初十日隨得三日之霖連綿近浹已大霑濡然廣地沙瘠易燥半月不雨又復苦乾秧未盡插近十二日不免再加祈禱連日即已得雨繼此全望天佑霖霖以時

則一稔可以救嶺民之命所恃聖德昭格無遠弗届庶克有秋他存陸續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黃

臣近得邊人所傳或謂陳日熨已授其子然恐未的實楊慶成者係武翼郎借以大夫繫銜伏乞 睿照

回奏 宣諭

臣四月十五日方具回奏以復前月二十七日 聖諭十六日遞至恭準三月二十九日 宣諭聖旨臣薰沐拜手誦訓辭之勉屬服謨斷之英明雖在萬里而天威對越其如咫尺臣豈勝激烈之至所準 聖諭前帥今既已去臣豈復敢言兼漕俾令勿辭臣自

當祇命實緣廣右非比昔時軍成既已調度倍增漕計亦自支吾費力郡網拖欠鹽本那移饋運道遠而孔艱券錢日計而不足此須專任庶免乏興况臣既去其前官乃居其元職偃然弗顧議者謂何比已再具控辭切祈俞允欽宜融三郡守將恭蒙 聖諭俱俾擇人此於邊防實為急務今欽州已蒙 朝廷除張全為守臣今日便當遣專介往江陵授以省劄送以路費趣其此來亦已移文荆閩乞於 朝廷所調整辦五千人內先摘一千人付之統率以南庶可藉此軍聲壯其戍役宜州汪雷發似聞其疾已不可為亟欲揖官亦難其選廣西總管彭宋傑者亦是淮將

昨曾摧此郡數月宜人頗与相安昨日委令仍往時暫權管却容察其職業勤怠續作區處奏聞鄭進戰將胆勇而頗欠委曲仰見 聖主知人之明臣前日已嘗奏聞欵乞与具存其戎職留桂修浚俟秋冬看邊報緊慢却令隨地應接融州見係朱煥為守其人却頗諳於備禦正以授代不遠新守將來今恭奉 聖諭容臣更加審擇惟恐捨近求遠未能便至若未得其人臣欲且留朱煥任責畢此冬防新守縱來令緩赴上亦續當區處聞奏又準 聖旨范用可以備用臣帥淮之日熟識其人在諸將中似亦未甚推許若蒙 聖慈處以廣中總管等職亦自可隨才任使

安南通韃之事仰惟皇明遠覽無所遁情其回婦之
還忱有可疑其千兵之供恐亦不妄使其以重兵至
必不略犯交境遽引去也此賊越數千里以攻人兵
法所戒但是蛮非韃敵慮其不降則走不能抗爾所
準閩防固結之訓臣敢不恭稟臣前奏遣楊慶成奉
詔函錫賚以往二十一日即行臣亦令送之礼物矣
弓箭之遺 聖慮可謂深遠此雖不與彼豈患無其
使人見再至邕州未必不復以弓砲匠為請臣却當
一如 聖訓擇良弓百張箭二千隻舉以與之庶塞
其意若其不再以為請則不與也臣又恭準 聖諭
外廷恐臣有增兵之請已蒙索之淮閩許以數千授

之精甲約以春防後遣調此若非 陛下惠念嶺表
之兵戍素虛淮閩之恭順休國未易得此臣前已陳
奏若通得二萬兵駐戍益以騎旅足壯邊面臣見催
漕司趲運糧餉惟恐邊儲之有限更容討論虛實續
具擺布要害嗣當申請乃若靜江軍遠向年程限止
十二三日近年皆是半月若無雨水阻滯則十四日
可到近者二月間遠角稽悞蓋因兩司新舊之交其
入軍遠者中輒差入省遠必有委折不欲深詰今已
不復有此矣所準申嚴之訓臣已申密院牒江潭兩
閩併以開閩例支搗訟途鋪兵一次就令告戒矣
靜江丁夫劬農後一日臣即放散令其息工役事耕

種向後農事之暇城池之工未了却未免再藉其力
當斟酌而用不敢使之重困今亦未敢也併合奏知
伏乞 睿照

回奏 宣諭安南事

臣十八日午方具奏遣使是晚承閣長闕德亨四月
三日恭奉 聖旨宣諭安南之事許從遣人之往臣
十九日收邕州臣拱十一日遞報到安南所解李小
哥十三日已遣唐世明廖揚孫寺發來本司先繳到
安南所身邕州公牒果以去秋表奏未報為問仍欲
借弓匠其辭謂有應之名無應之實責望於我者甚
至又繳到李小哥供其言去冬韃犯之詳身大理賊

情所向似亦有來歷臣已將真本一宗繳申密院今
楊慶成既奉詔函錫賚以往來日遂行此已足以復
其前奏矣弓匠之借其言雖曰細事昔帝臯招南詔
以破吐蕃蠻訴以無甲弩臯使匠往教其後蠻中甲
弩皆精利此不可不鑒借之忱恐不可今當一如近
日 聖旨以良弓百美箭二千遺之姑以塞其意所
準 聖諭韃雖不操舟恐安南羽翼之仰見 聖慮
深遠非臣愚所及臣去年十二月今年三月兩次條
具乞自 朝廷遣調福建廣東兵船一千人來戍欽
州亦正為海道之防伏乞 睿旨早賜施行然此只
是備欽州濱海一路若以安南至邕則溪峒蹊徑不

一也閱李小哥所供謂韃去冬犯交以十數騎前向交兵雖多望風而潰沿路諸蠻無敢接戰且云注意於南已為除道之計狡謀叵測秋冬恐必再闖交境此須交真向我而不附韃則藉之掎角猶可隄防臣頃者竊料交情漸為韃誘離附之機所在三月十八日固嘗密奏乞預定遣援之議未準回降今臣伏讀聖訓安南之心惟當固結有警則亟遣應援但須灼見安南之肺腑果無貳志則遣援無妨臣仰惟陛下神謨天運既矜恤小邦之難而智燭物表又深防遠夷之奸臣正爾欽嘆聖明之見真如日月所照容光洞察今有可憂者臣拱繳到黎必昌孔方殷洪天

賦兩書皆是以漢人在安南者其言二月十六日交遣物于賊還其二俘其措辭已自無狀三月初四日又送還西尼多羝侑以金幣既有七月富令會合之約又有偽臣初十親詣面謀之言臣得此熟加審慮雖未敢盡信狀亦豈容盡忽因攷其二月內奔邕州牒有本國已差人往兀量所陽為乞贖所虜陰伺彼動止之語彼蓋亦慮其迹之莫揜為之辭也以此參合三人者之語忱恐有之臣現今安南之勢既求援於本朝又遣禮於彼韃是殆猶春秋之鄭介晉楚之間待於二境背附惟時是視不足恃矣狀目前介使往來姑不逆詐外示羈縻之義中為奸宄之防其策

恐只得出此援之固當審訂外之亦未可也然以小
哥之供如後三人者之言如此吾國自治之策其可
以尋常視哉竊惟今冬諸邊之重必在南而南方之
重必又交為急賊之闖虛窺罅非一日於此今此報
則已逼矣臣屢準 聖旨許增戍兵且令擺布要害
後遞續當奏聞調兵於它閩撥糧於鄰邦如救頭然
以防腹患此攘夷保國之急務別無它策更望 聖
慈亟旨回之臣拱繳到書不敢拆動印縫謹以其真
本悉用繳進餘俟唐世明等到司審到事宜又當具
奏所準 聖諭令勉文德聞其三月十三日已過黃
平去此甚遠容以書達之伏乞 睿照

貼黃

臣竊見邊防浸急而邊守尚乏人臣晝夜憂之雄
飛必欲俟將士家口俱至方行更須兩三日其遠
戍瘴地只得委曲張全知欽雖已得人臣遣介往
取須兩旬事荆閩便授以兵亦須踰月至此欲乞
朝廷剗荆閩催趣如宜州汪雷發則數日前競傳
其故亦見其以郡事牒次官亟議委官往攝猶是
雖出劄而未身今乃知雷發危而復安又未欲輕
遣然此人此疾恐終不可留之適擔閣邊備欲望
朝廷指揮將雷發別身差遣臣載思權官終不專
意若 朝廷命守未有其人臣竊見孟拱之壻王

安國之子該曾守施守復生長將門習熟邊事見
今閑居亦自可用敢以其名聞如蒙采擇乞賜
聖旨與差徑劄下鄂州趣令日下之任仍劄荆閩
於已整辦兵內併以千人令其統率就往宜州屯
戍併取 聖裁

奏錢糧奏事

臣二十日方具奏繳邕筦言交情事二十二日伏準
密劄以臣近奏乞預定援交之議令臣厚結其心使
之不為韃誘有警則遣兵應援此事臣近日恭準
聖謨密授洞燭戎情已盡之矣交人去秋表奏之上
報以詔函賜賚深切事機却是因應飛之申請續有

密劄指揮止留未遣不能不起疑於小國致誘於遠
夷今只得且俟廖揚孫唐世明之到再加詳折楊慶
成之往復覘情偽秋冬備一項兵於邕之境上隨時
斟酌應之此項兵非專得五千人間以騎兵不可臣
不敢見之公狀告之外廷也蓋臣孤遠在外陳請極
難言之處則謂張皇言之徐則謂悠緩如欽州乞調
舟師一事臣自去年十二月條具申請至今未報廣
西連政三任經略俱以罪去固皆不能無議然亦豈
不願盡其力致此亦難言也臣歷盡艱險再來瘴鄉
賊在近重事關宗國臣非愚非昏安敢不以為慮但
力不足爾若非 陛下英斷每賜主盟臣踈朴寡助

亦豈能任此寄茲去秋不遠恭遵請兵擺布要害之旨今通專具狀併以錢糧畫為三項申請于朝度廟堂必為敷奏伏望 聖慈特賜睿旨施行去冬印應飛乞請兵三萬蓋不思糧食有無可以供億今臣所請犹恐兵雖增而食弗給近方思得海運之策已具別奏日力迫矣非 朝廷度越常程規模若以文移醕酢恐誤國事併望斷自 宸衷亟番回之干冒天威臣罪當萬死

奏乞調兵舡戍欽仍行海運之策

竊惟今日備廣之計在增兵增兵在辦糧 朝廷揆本路義米揆鄰路和糴亦既上閔廟筭不待申請中

間或以虛籍之難準或以運道之孔艱失此夏潦之時凜然秋防之慮因思事有至急不可泥一途而遂窮備弗厭詳所當思多方以為計側聞往者朝論亦嘗欲取廣東米餉廣西以舟行日程又灘瀨惡費用廣折閱多為之中止今謹按通鑑唐咸通四年南蠻寇左右逼邕州以康承訓為嶺南節度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舡之以宋成為安南經略發山東萬人鎮之時諸道兵屯聚嶺南以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潯渠灘水勞費艱澁諸軍之食陳蟠石上言請造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軍食以足此知廣運之不易非獨見於今日而前代已然泝

湘而上既有所不足此不得不兼用海運之策古人亦講之熟矣現其自福建運米至廣州又自廣州運之以給安南廣西之師路之遙遠如此犹且可辦而况取米廣東豈可憚難往者言廣東運之難者盖但知泝江之阻而未思泛海之便故尔頃歲嘗聞瓊筦飢仰廣東客糴以給又如閩浙之間盖亦嘗取米於廣大抵皆海運雖風濤時乎間作然商舶涉者如常既可以至閩至浙至瓊則亦可以至欽明矣本司近申 朝廷乞調福建廣東兵船來戍欽州度必蒙 朝廷矜從行下差揆因此舟之戍載之以米是亦一便妄意欲乞 朝廷割下廣東經略司特與於廣東

米内科揆若干碩俾令自海運至欽州如民舡載不多則益以民舡既至欽州則陸路三日至邕却可以自辦夫運其海運無欠折乞與照湖廣部運推賞其民舡水脚有費乞令廣東轉運任責支給庶幾嶺外添此一糧道邊儲賴以稍實官兵可以增戍國事幸甚臣除已委官專往廣東經略司一面商確外所合奏聞欵望 聖慈付外廷裁處如管見可采即乞下廣東經略轉運司照應科揆運糶施行

回 宣諭奏

臣四月二十八日承閣長鄧剛中四月十四日恭奉聖旨宣諭以臣二月間奏過奏狀除已徹聞外犹有

四奏未達令臣根刷臣自二月六日到靜江至三月三日凡共發八遞並是一樣牌角發入軍鋪独有十一日一遞乞改邕守者却幸無差迭前後凡七遞中途俱為轉入省鋪致此稽悞臣久已差人根刷今度皆徹聖聰矣臣去冬恭準 聖旨令經司遣官入安南遂諭印應飛於正月間令廖揚孫者往今揚孫同其國所遣使人陳邦彥寺以前月初八日回至邕州揚孫先賫其國報經司牒以前月二十七日回至靜江府其牒中別無它說止是以去秋章表為問及荅勞問之禮臣得之揚孫却云其國有告急之辭其在章表必是旦夕附唐世明同所解俘獲李小哥到司

或先發章表來臣續當繳奏今先據廖揚孫申到一行日記臣不敢私留謹同安南國公牒真本併以繳申密院以臣略觀其所紀大槩其國主日暎知向本朝偽臣廣度難測情偽廣度專權國人共嫉日暎退遜不能制之揚孫且謂其國亦自有險特以無備揚孫留其國僅十二日其所辭荅頗亦合宜止是所言兵數太誇其中緊要一節却是臨別得之福建士人在彼間者以為若韃寇再至則望遣兵以援如奔命來歸則望開關以延揚孫又謂得於其使人之言亦如此却于日不載即是以此規其意向亦忱危急彼若果以此請邊頭向後援之固難納之尤難却之則又難臣

前已具奏只得令辦一項勁兵屯之境上間以騎旅
舟師以備應接若糧多則多調非但援彼亦以備我
敢望 陛下預賜處分秋防早令赴戍却容臣等隨
机應之凡此等委折混面與劉雄飛商議已令知悉
雄飛留此兼旬以一行將家累鄭重月末方到在
本司只是委曲津遣今日之早方離靜江前去矣廣
右連月未嘗無雨田土久乾易涸近晴及旬日農情
又復焦槁連日禱祈雖應尚未十分霑足所合併用
具奏伏乞 睿照

回奏兩次 宣諭

臣五月初六日承四月二十一日閣長闕德亨恭奉

聖旨宣諭臣於今來初八日遣遞方具回奏間又承
四月二十二日苑使劉穆之恭奉 聖旨宣諭臣百

拜莊誦伏念蕞爾孤遠邈在嶺表去君門萬里乃蒙

聖心簡記奏報響答過於戊申甲寅之速臣豈勝感
戴臣伏讀兩次聖諭以連遞遲滯關係非小令契勘
究治此蓋因臣初至應飛未行新舊交加之所致已
追述兵痛懲且遍行告諭此後決無是也咬情酌應
之難比已屢奏茲兩奉聖訓俱俾厚結其心臣敢不
恭休本司於前月二十一日已遣楊慶成恭奉詔賚
併以闡儀致之其使人陳邦彥等見尚留邕州俟其
行臣亦當優勞銀幣亦已諭劉雄飛候到邕日仍如

臣拱例在往來通好臣拱近以書來欲遣還其使臣
以其乞援來奔二事比方奏申未有其說以報只得
少俟臣連日再三思慮若欲往援非兵不可過其來
奔亦非兵不可調步騎於邕調舟師於欽若得水陸
萬人命一二經歷之特雜以峒丁相為犄角則此寇
必不容輕犯安南知我足恃亦自不為難言不然徒
以言語相應實難保交之不為韃誘韃之不為南侵
也敢望 陛下宣諭大臣早圖決之臣又蒙聖諭兵
糧二事臣前後申請皆以調兵先當計餉為說實緣
廣右糧既難得運尤難通臣昨揆潭米二萬助廣今
對揆取運只自永州發米一石入桂已當水脚六貫

會湖南漕憲司蒙科米五萬石入廣至今未運發者
亦以此今只得湘運海運二策並行向去廣糴湘糴
多方措辦其海運湘糴二說皆曾具申矣所領聖訓
兵豈倉卒能集尤佩宸念淮兵以七月遣荆兵以八
月遣皆在九月可到廣中伏望睿旨以時遣發臣於
前月二十三日已具兵糧財三事申明朝省矣又準
聖訓凡事更湏先發制人隨机察處神謨密授愚慮
願殫所懼精力之衰俱無備具之素創生布置恐負
使令乃若橫山永平諸隘俾求定說亦嘗奏聞近已
與雄飛面議緣到邕日首令結諸洞於兩隘分任地
分措置運珠寨柵秋冬調峒丁以官軍糾集相與共

守雄飛到彼必能遵照措置續具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黃

臣發奏間忽聞襄樊捷報前月十七八間賊已敗遁是皆 陛下威德經遠神武折衝將士戮力報國用能以全取勝恭惟宗社慶臣近聞賊圍未退憂深恤綿今為之無任欣抃惟是帥臣高達自辛亥修復及今八年禦侮干城屢騰奇績敢望朝廷優加旌賞將臣程大元亦臣拔自一校用之聞亦在圍必亦宣力李和守樊尤為不易併乞加獎臣不當越境及此以舊人舊地僭躡以聞無任戰灼之至

又貼黃

臣所領桂林城築一事前人失之草帥臣近與劉雄飛鄮進相視而置其所以為備其所未竟見於此向略加展拓就桂嶺為關外因險崖中可立寨未敢再起夫役且以駐戍官兵為之慮欠事力已具狀申密院臣又委官同劉雄飛因其經過柳州相度形勢有無堪作堡寨以為屯耕倘餘力能及自桂而柳庶可為嶺外根本計此却更須審訂方敢奏申併乞 睿照

回奏 宣諭

臣五月九日承閣長闕德亨四月二十三日酉時恭

奉聖旨宣諭有兵不可無糧預備五千兵以待秋防
入廣決不容踰期已諭廟堂臣仰見 皇帝陛下天
顧在南日勤聖慮備兵足食先事預防此在廟堂必
能仰休睿謨加惠邊鄙臣與嶺人知所感戴但廣右
兵力之單弱糧餉之空匱積年不曾措置旬月便欲
辦集委是難事目今計筭靜江及邕宜融欽共五郡
屯兵去處見管糧餉通不滿四萬石又有虛數臣朝
夕督促漕司區處運發而後手乏見在之米且運道
非指期可到雖蒙朝廷科撥湖南米斛應副自湘泝
灘寸步而上舟楫既艱得雇費且不貲自靜江而運
往邕宜諸邊則又轉艱糧餉無所預儲兵到何以仰

給此臣日為之憂廢寢食者也湘運海運二策只得
並用更望聖慈宣諭廟堂督促鄰路運發應副庶免
臨期欠闕臣又準宣諭安南之心切須厚結與夫感
應之必至仁暴之不同此又仰見 陛下以天地為
心至仁所被無遠弗格臣敢不恭休德意以布宣於
安南之臣主所遣楊慶成奉詔賚以往申到此月初
八日起離邕州亦已申戒邕欽邊守時與通好往來
如夷其使人在邕則加優禮以待但連日得臣拱申
其使人到邕已一月其國已遣人促歸欲取回報臣
思之表章附遞上進方旬浹若候朝廷回降又自此
報之邕州則尚費月日秋防不遠彼國數日俟信久

則生心不容稽留其使臣見欲下本州先具公文遣還其國本司併支銀兩厚以餞之却諭以朝廷有命續即遣報恐拱將行雄飛將至已併諭之矣但其遣援來奔二說臣前已屢陳應之却之非嚴兵以待不可早乞处分臣拱書并繳其使片紙粘連在前伏乞睿覽廣右日來却幸雨澤霽霽晚禾已插種但米價尚爾踴貴今又不幸旱而憂勞併合奏知

回奏 宣諭

臣五月十六日承五月二日閣長鄧克中恭傳聖旨宣諭又蒙聖旨更宜厚結安南之心臣昨以屢奏其使人到邕已十四日彼方告急不容久稽近已移公

牒報其國併為邕州擬答支銀兩以勞其來使之還矣弓箭以復其借匠之請已詳申密院臣又準聖諭欽宜關守令薦進以攷命且以臣嘗具京湖二開將白之前宰令告新揆臣仰体宸念曲徇愚請切照欽州已蒙朝廷除張全為守此即臣所稟前宰之一也宜守則見任人汪雷癸者病尚未愈臣昨於四月二十日已具奏陳輒以孟拱壻王該為薦此其一也伏想已徹聖聽今更當稟之新揆矣臣又準聖問臣所謂雄飛鄧進私悃則雄飛以自淮來嶺一行鄭重謂前揆略無以少革其行鄧進則無他不過恐失池司之職臣不敢隱弗以聞橫山永平二隘臣排日催雄

飛措置度雄飛此一兩日後方到邕州職守所在不
患其不介意大槩廣右之患皆窘於無事力耳臣又
準聖諭秋防湊二萬兵在七月一日到戍及外廷開
具錢米已準科撥仰見 陛下軫慮南鄙預為足食
足兵之計臣亦準省劄開具科撥錢米數目癸下但
計房所具才一指撥便為見數而其間糧米有運尚
無脚費者有糴未關到本錢者水程艱阻方可指擬
作數至於券錢則漕司又日以匱乏告未知所處所
準省劄容臣逐一點對合關催合申請續具申廟堂
區處矣謹錄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黃

臣恭覩制麻一新揆席明良千載之會遇中外臣
子莫不舉笏以賀第念臣衰老庸朴才立遐陬居
中素無依倚惟恃君天宏覆深慮職守之間精力
不逮於廟堂遵奉或有踈曠預切危懼尚望 陛
下始終主盟保全末路免誤隆委不勝銜戴之至
伏乞 睿照

乞敷奏申狀

照對本司五月二日據知邕州雲拱繳到安南使人
陳邦彥劄子以二策告急上策則乞預調軍馬進屯
巖口次策則恐戰守不利來奔欽州某窺揣安南國
主所遣使人來貢章表往 專為此二策巖口乃彼

边界預調我師之往此則不諳地勢險要欽州乃我
封境許從彼國之請此則恐非邊民所安其未免集
僉舍共議所處續據聯銜申到所陳詞理雖足以折
其請然未有以慰其心若遽以此說報之二策既皆
非售慮啓他意再三深思彼國傷殘之餘窘急已甚
再遣此使皆附係焉彼之預請我師共扼其險其國
今州巖口有險過此則皆平夷直達吾境使果出真情委亦得策其如我
之餘力不及亦恐彼之本心難知此既不敢輕許者
乃若來奔之請則其力倘不支勢所必至預期而許
之則恐有開關延盜之疑臨期而却之則恐有獸窮
及噬之舉或從或却皆所難處其今只得且下邕州

報之以備稟朝命少俟回音事關封疆安危實非閭
臣所敢專輒區區謹以邕州申到陳邦彥劄子同僉
廳擬議文狀一宗繳申朝廷伏望敷陳聖聽詳入廟
諒早賜回降以憑遵守本司却當留其使于邕州未
敢輒遣以俟行下

小貼子

某屢準密旨遣接此救鄰所以保境固所當急然
必得令調一項精勁軍馬或應與否皆有以待之
至於海道則某屢申舟師之請正亦過為此備併
乞早賜區區施行

繳安南國章表奏狀

照對臣昨據邕州繳到安南公牒稱其國遣使人陳邦彥等齎到上進章表一匣於四月初八日已到邕州臣於四月二十一日已將邕州所繳公牒具申樞密院外今於五月初二日據邕州發到唐世明係元差往安南國者齎到陳邦彥所進本國章表一函封金并解到安南所獲韃俘李小哥已至靜江府臣見令其並於城外安泊當續次引上審問事宜供申朝廷所有齎到章表此去秋防不遠其中恐有所陳急切不容悠緩臣謹附軍遞恭以其章表一匣隨狀繳進伏乞 睿覽

回奏 宣諭

臣五月二十日承閣長鄧克中五月六日恭奉聖旨宣諭張全一千兵已行下王該已致命知宜州併令荆閩辦一千兵隨行臣仰見聖謨軫念邊障欽宜得此二字早至湏可倚仗宜守汪雷發恰以病亟給假尋醫臣已從其請郡事暫令權倖照管亦已專介齎道費趣王該之任矣臣所準聖諭交人不必問其向背但當嚴我隄防無事則極其羈縻或可使之不專附韃萬一為韃向道則例以韃待之殄殲其衆則亦有名臣有以仰見 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神漠淵深備得遠人之情先為自治之計附我則以恩結背我則以威加聖訓指授至矣盡矣臣敢不恭奉密藏于

秉随机應之添調戍兵及兵舟戍欵臣已祇領密劄并奉睿旨令預定屯戍規摹臣已據數分布別狀奏申矣但是戍軍錢糧漕司日慮缺乏糧則雖科而水程取運不易錢則見科而新舊窠名不一深恐軍馬到來錢糧不繼所準聖旨漕計決不可辭令臣日下祇拜臣實是以精力不逮難為兼管君命丁寧切至豈敢虛疾只是艱勉見擇此月二十七日祇受管幹却當別具錢糧關係事件續次控告臣又準聖諭宰臣欲臣之子臣杓早來以通脉絡伏念臣罔功報國臣杓茲叨宸渥晉丞禩寺聖恩隆厚淪浹一家重惟不克荷薪之子何以蒙稱惟有感戴臣自當恭稟亟

遣供役第緣臣衰年遠戍別無內助正欲籲天以便私計今乃忽準恩命未知所措容續具奏聞

回奏 宣諭

臣五月二十五日承閣長鄧克中五月十日恭奉聖旨待交之道近已諭旨臣前奏已恭稟昨日再得臣拱書繳至探邊梁材四月三十日自安南回所報彼國人情大覺驚荒且架屋以待轡情偽叵測今秋兵動必早繳真本申密院矣欵州舟師之調廣州海運之策俱蒙聖慈俯從愚請臣不勝感激廣米若至欵州非但餉欵亦可陸運三日以助芘餉京湖兵已蒙行下遣調必能如期起發臣朝夕所懼錢糧不繼糧

運非不逐急措置而地里隔遠事力褊促不能便得
應手若糧食稍備兵力愈多固愈壯也聖訓更欲增
調臣豈不仰体實以見糧無幾科未到皆未敢有
請妄意於已調兵二萬之外欲乞朝廷更擄勁兵三
五千人且屯潭衡全永間撥義米就餉券錢經摠臨
期緊急趨赴廣戍路為省若欲趨戍沅靖一边亦便
此如棊局置一着於緊要處也併乞聖裁臣又準聖
旨大理謀報適亦準密劄所傳荆閩備投拜人供蒙
哥所言止隔重山條江便是南家之說此虜固已窺
伺日久事勢至此已迫本司勢用七月初便趨戍兵
分屯邕宜聖訓戒以随机攻守決無遙制仰仰 明

主委信之篤所恨臣衰鈍懼無稱塞事机之來不容
預料謹當勉諭守將相與竭力盡瘁以報伏乞睿照
今具廣西戍兵券錢下項

一胡經略黃提舉任內新招安邊軍飛虎軍共
九百二十名累政並作新安邊軍申乞朝
廷科降錢米支給券食今點對後項諸軍
亦係撥併安邊軍比之舊額多闕除已撥
新軍補舊額令各司管餉更不科請內二
百九十四名撥填鎮西雄邊軍額係制司
管餉三百二十二名撥填効用軍額係靜
江府管餉一百五十五名撥填推鋒雄邊

軍額係漕司管餉一十五名係分撥填四
軍闕額外尚剩上項軍責付漕司抱餉一
百三十四名撥填舊安邊軍缺額係漕司
截撥總所上供錢管餉

以上軍兵券食係各司自行管餉更不

申請科給

一徐經略印經略臣任內朝廷節次調到戍軍
截五月終共管七千三百六十七人馬一
百九十一疋一月券錢添給馬草錢二萬
三千九百一十三貫四百一十二文省自
六月一日起至歲終計七箇月計合用券

錢一十六萬七千三百九十三貫八百八
十四文省內除簿尾五月終尚存湖南廣
東錢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四貫五百九十
七文省外合科錢一十二萬二千八百三
十九貫二百八十七文省

一朝廷將調江淮戍軍一萬七千人戰馬添給
折草錢在外一月券錢五萬一千貫文省
今自七月一日為始至歲終計券錢三十
萬六千貫文省

以上兩項生券人數已開具申朝省

以上二項共錢四十二萬八千八百三十九

貫二百八十七文省縮計錢三十三萬二百六貫二百五十一文足紐準十八界官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十九貫三百八十八文見申朝廷科請向後或有兵數增減則券錢亦有增減其新歲以後口券又不在此數
右謹具在前

乞科降戍兵券錢奏

照對臣猥共嶺戍浸迫秋防正懼備禦不足日近以來仰蒙公朝調遣諸路軍馬前來屯戍科撥湘廣糧米前來應接臣等嶺人已不勝感戴聖恩但臣近稟宸謨自交漕事即契勘司存錢糧數目糧運之未到

固甚急券錢之乏支尤當憂略行會筭連政以來累年科請新舊戍兵券錢前後共不過十八界官會一百一十萬貫銅錢十五萬貫省蓋兵戍之屯尚有限未嘗歲過萬人也然其中有安邊新兵一項券食衮同科降在內此自有舊軍額闕可以補認又且司存舊戍新戍項目不一申請徒繁祇見紊瀆朝廷今臣領事之初不容不討論分曉已除出新安邊軍九百餘人券錢揆填舊軍闕額更不科請外其舊戍新戍及將到之戍本司今來只作一項生券科請但今年廣右若如近調諸軍到戍齊足通新舊戍計該二萬四千三百餘人見在之戍自六月始將到之戍自七

月始至于歲終合該券錢四十二萬八千八百餘貫
省紐該十七界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餘貫漕司當
此匱乏無可那充若非申朝廷科請委是難以取辦
臣已詳具公狀申聞朝廷外謹開具大略連粘在前
欲望聖慈軫念嶺外事力至此築底諸軍遠戍券錢
一日不可闕支特賜宣諭外廷照兵數科撥先期給
降以濟支遣庶得為秋冬之備不致貽宵旰之憂于
冒天威無任戰灼敷切屏營之至

回奏 宣諭

臣六月五日承閣長閔德亨恭奉聖旨宣諭以安南
情偽果未易測臣所謂辦一項精兵屯於境上間以

騎旅舟師以備應援誤蒙聖慈下采愚畫臣今月初
七日準樞密院劄子以交使有往援來奔之請恭奉
廟謨行下令欽州整舟師備應援所以開諭小夷昭
示大誼者可謂坦然明白臣已隨劄邕州恐其使回
未遠亟以備報仍以密劄下欽州照應本司亦更當
備報彼國矣欽州兵舡今止蒙朝廷調到閩廣兩項
共一千人臣更當於雷化並海近州刷差官民海艘
約亦湏可湊及千人自七月後當併令往欽屯泊矣
但此止是備海道一路若夫自交通邕陸路由永平
之外不止一途亦湏發兵一項所之者令劉雄飛於
永平左江一帶在峒丁連寨擺布防托各援而實備

庶可張耀聲勢使敵人不至飄忽而入脫有警急則
隨機應之事固未可以逆覩也臣又準聖諭戍兵當
併臣見管之兵湊貳萬五千人限在七月旦到戍臣
排日恭準密劄伏覩指揮催趣諸路調遣必如期而
至此有以仰見中朝軫念南鄙矜其氣力之弱備此
腹之虞臣非不知所感戴但以兵一入境即須錢糧
糧家屢揆惟以運道不能速為憂錢恐乏支近嘗以
券給所當科為請二者皆漕計關係已懼凜、弗給
連日制司官吏以此項官軍才到即合支犒凡一兵
不問荆淮遠近到戍入界支三十貫參司支五十貫
上邊支五十貫是一兵到邊州已該一百三十貫文

並十七界又有頭目以管押千人為率入界參司上
邊共該一萬五百貫亦十七界今以一萬七千軍計
約制司合要支犒錢二百三十九萬餘貫又有酒肉
吃用添給優恤等費不與為此荆淮諸閩軍到支犒
之所無前人一時創為此例創于敏子徒以將士遠
來炎瘴每事從厚不暇為後來可繼慮也今連政相
循為例前此戍兵尚寡猶可支吾今嶺制既方創司
戍兵適值增調前比既不可以裁損見管又無可以
輟那去年經司係於朝廷科到湖南見錢內支給此
犒今雖餘廣東見錢八萬餘貫在庫近省劄揆充軍
券方此申審雖有經司買馬錢十餘萬貫省非奉指

揮不敢支動近蒙朝廷於買馬錢內科降銀二萬兩
令作備禦支用今新戍軍到只得以此銀充錢支給
然銀二萬兩每兩作十七界會八十貫止共計錢一
百六十萬貫若照前項合支軍犒僅能了三分之二
尚欠七十八萬九千餘貫此外見管在戍之軍將調
上邊之費又不與焉一秋邊事未動新戍一到用度
已自束手無可支吾若告之外廷則恐成煩瀆不告
之 陛下則無所赴懇此廣西不但難創制閩只經
閩亦不可為矣臣愚欲乞聖慈宣諭大臣於調軍揆
糧支券三者外更賜於軫創司軍費浩瀚多數科揆
極力扶持實為軍國之幸臣一語或有上欺甘俟遣

斥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貼黃

臣近以新戍之來節次所陳者為糧食計為券
錢計今又為支犒計其為軍兵計則又有不容
已於言者交人所傳韃將以八月動是我戍不
可不以七月到嶺矣廟謨亟於預防閩臣所當
遵奉但南方炎瘴委是可畏今見戍之兵亦自
多病或謂七八月間氣候正盛豈宜又甚為深
恐將士不諳水土不待宣備禦之力而已多疾
患之虞今欲俟此軍到桂且令少憩先趨舊屯
赴戍陸續遣發向後朝廷續有遣調欲望檢照

臣近所奏請且令於湖南全永間暫住視時而動庶幾精兵勁卒不致虛為霧潦所損併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六月十六日知時收六月初一日酉時師準當日巳時閣長鄧克中傳奉聖旨宣諭安南情狀嚴兵以待勉其自強授以勝韃之方略許其緩急之相援諭之無棄土地使之且身虜抗隨時施宜令臣勉旃臣敢不恭奉當一一以此諭之近者密劄備奉聖旨行下所以開曉彼國昭布大誼指示成筭蓋已盡之臣已備錄牒報併令劉雄飛備報其便矣近臣拱到司

扣以彼中近聞謂韃以放還被虜交人又有韃使在其國委是巨測旦夕揚慶成歸必得其情最是邊郡守臣多未到融州趙必遜奉命而來稍似通曉只得令赴欽州雖除張全荆閩牒報謂其見病王該未見起發數月于此僅得劉雄飛到邕方賴其措置適收其書處有愛子之戚且謂骨肉將士多苦于瘴申乞離任只得以書勉之委是廣右年來事体不同雖有智勇之才不可着手雄飛此來本自快又適值此愈無精光臣今日聞此又添一憂慮欲乞陛下賜以聖旨宣諭勉留徑以付之拱新除環衛方喜於赴闕臣雖舊所未識覘其才儘可用遂以國事留其相

與防冬最是海道關係甚多不可無一諳練兵帥使之以活法调用適已身商確本司只得假之事權事力且從吏其一行拱已樂從見具公申矣所準聖旨發兵運糧無日不催福建兵舡已調臣仰感聖慮惠顧邊遠但糧雖催而程途拘限不得便到兵雖催而慮少精勁且以錢糧之災瘴盛臣寢食為之關心此數日來臣亦積憂成瘁如病狀矣只得盡心力以報國恩所準聖旨郵遞遲緩此則今所遣師身前人規摹則同自桂至潭皆四日半但自潭以往不係本司師兵所難號召今遵聖旨更於自桂至潭添置六鋪自當常切督趣更乞朝廷剗下江潭兩間併行戒諭

庶無稽滯伏乞 睿照

貼黃

臣適得報知柳州趙汝邁亦已瘴故柳於邕宜融比桂林皆近三百里見今闕守臣以新戍之來恐邕宜瘴盛歆於柳州量屯三二千人俟稍涼趨上不可無一曉暢守臣併令應接新守凌雲雖未知何如人居在吳門未必更歷今欲輟本司參議官陳寢炎往彼為守恐外廷以衝辟為疑不敢公申如蒙出自聖旨身差其已差下人別身州郡庶可共濟更取聖裁

回宣諭兵糧奏

臣今月二十六日承閣長鄧克中六月十一日聖旨
宣諭兵糧二事外廷日、舉催無一息放下仰見
陛下惠顧南土軫念中宸真是雖在嶺海視之不啻
畿甸臣与廣民同一感戴連日得報京湖所調六千
人湖南所調二千五百人皆已陸續至近境江淮軍
馬亦報起發此固自來廣中無此重兵屯戍也但臣
始終以錢糧闕乏為慮今軍馬將至寢食為憂糧食
雖蒙朝廷科撥湘廣米斛并新糴共二十八萬碩而
運道遼遠水程艱澁雖有起發未得便到券錢則運
司年來那充一空見今無鹽本無糴本據新成舊戍
人數以月支一百省計算他處生券皆是新會
廣中生券皆是見錢自目

下算至歲終合該見錢三十餘萬官省不知所措已
節次申告朝廷矣尚望聖慈宣諭外廷早賜應副天
氣正熱瘴癘方盛見今靜江戍兵常有五七百人病
患大軍遠來勢用少憇而後遣最是边郡宜欵尚無
正守荆淮間見任者不可致近以張全王該皆在閑
居輒以名聞蒙賜出命令皆托疾不肯就道此曹惟
知擇利而往如曹世雄不赴宜州遂得漢陽毋恠其
然也省劄行下令委官往揖欵宜見此區處續具奏
聞臣男杓又蒙聖旨俾令供職豈敢有違臣近已令
其治舟本在此數日間啓行屬臣以公憂私禍積慮
成疾臣杓亦偶以瘴瘧未容就道臣杓未蒙除擢時

臣先曾具奏付承受人宋侁與之乞祠或待次差遣不謂承受人宋侁既見除目不与投進今勢用再告君父乞与改畀祠廟當令其自具公狀申聞朝廷矣安南區處已一遵 聖謨所授容遣兵水陸為備随机應之但所遣楊慶成尚未見歸未得續聞若有動息自當聞奏臣所準聖諭秦九韶者臣本与之素昧今年正月初忽至長沙持淮閩書相囑令位置之臣是時即諭以此行入廣恐無可相處即送之以礼九韶乃欲索回淮閩之書謂數千里挈家而來不可徒還臣重於遠淮閩之意却之而去慮其以语言相誑實亦能深知其人也未幾徑來廣中適瓊筦闕守應飛

亦加從吏遂令暫權所以未敢奏申乞与為真亦疑之也今恭奉 聖旨臣即已作書且喚之回幕目前擇守亦難其人只得輟幕中之士令參議官陳寢炎俾往權管旦夕即便起程俟九韶到此臣當厚道以遣其出廣如夢炎儒雅而曉暢必能保海濱之相安今者冒炎瘴涉鯨波亦是強其一往却望聖慈特与早放真命庶可使人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六月二十八日遣迺具奏甫畢隨領當月十三日迺承苑使劉遵六月十二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安南向背俱所不問惟有自備而已又準聖訓安南順

則援之背則誅之却要精察其情狀臣連月以來前後恭奉聖謨密授所以開曉交情之向背戒飭韃寇之防托可謂丁寧之備至其敢遵守之弗虔臣近自臣拱到桂屢與商略及此正慮交倘與韃合則深為我患與其坐而待寇孰若先以制人但必得其情狀之附賊則有名否則彼以信義而望我所不可臣於二十八日已即恭錄今來聖旨及五月二十日所準五月六日聖諭所謂為韃導則以韃待殄殲有名之訓緘示鎮抚劉雄飛使之密知睿意戒之勿泄事机且當揚聲援鄰察其情偽随机應之矣此意臣亦密扣臣拱深以為然此若可為拱亦堪用更俟雄飛回

報熟議以聞臣伏準聖諭二萬五千兵只欠一千見行催發此非聖斷主盟趣諸閩遣調嶺外安得此若使舉皆精銳足備调用所慮此去冬防尚長兵至一日有一日之券糧既有限錢復缺支一或乏與何所逃罪此臣晝夜之所憂也朝廷向後為可繼之計無如調兵屯湘俟時入嶺庶幾南州寬糧餉之窘士卒省疾瘴之虞又準聖訓虜騎北馬多斃往亦以炎方之非利然大理葛閣所產亦自不少耳又蒙聖訓令臣自強毋望風畏縮臣遍歷四塞屢更艱危投老重来當此空虛無備之責但知盡力以報國惟恐力有所不逮耳所恃陛下皇威遠暢苟宣司敗則臣

之幸瓊欽宜缺守瓊已差陳夢炎往替秦九韶欽則張全既病目前只得權委拱以節制兵船暫權郡組拱雖力辭臣已與之約斷不敢以正任有妨冬防後向闕供職此後却須別擇正守宜州則王該既托疾若取材於遠未易猝至又恐辭避搃管彭宋傑亦是准將曾權宜州未免委之再任俟其到官後若能加意措置边防職事續容具奏臣又準聖旨以旻師遲緩臣近已添置郵鋪且聞湖南帥閻亦更置鋪分一新此後必須稍速臣繼當一月驅磨一次時刻當甚者重寘施行矣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七月初八日酉時承閣長閔德亨六月二十四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臣祇誦訓辭倍深感激所準聖諭犒設戍兵過猶不及近日特科銀鹽專以備緩急不測之用臣敢不恭体南中舊來戍兵胡穎任內不過二百人徐敏子任內不過一千八百人印應飛去年添戍亦不過六千二百人兵數既少支犒可以從優亦是前人恤其遠入瘴鄉之意固足以取悅將士今來戍兵既視比年增倍旦夕陸續到來水陸共以一萬八千餘人計若欲盡照前數支犒委是浩費要之戍兵之來地里有遠近支犒當有厚薄前人無所分別一槩支犒似亦略欠區處今臣已將江淮京湖

湖南地里分作三項支犒自江淮來者悉如舊例京湖來者湖南來者則各量与苐裁損此在軍士亦自無說只近日湖南二千五百人到已減省六萬一千餘貫矣旦夕遣令出边前人亦是一緊支給今臣亦欲斟酌以遠近支犒邕欽作一項並照前例宜与融則亦与照遠近苐差減當此用度窘乏之時豈敢妄為國費不知搏節但此項支犒經漕郡三司皆無餘力安能辦此前者印應飛亦是於科到備禦錢內支散今亦只得於朝廷近科銀內充錢支給每遇一番支散自但以時出豁隨即具申不敢分文欺弊也臣又準聖問經漕靜江三司略無事力可以通融

乎臣切照廣西財計所入止仰鹽籬一項凡所出納且有經常何敢毫髮過取於民經司不過有買馬錢一項今係隸朝廷案名見添創制一司官吏將士請給錢米未免仰給郡計所謂郡計一府所入苗額歲三萬石止及潭州一縣且催科常不及數日用支吾亦不過仰漕司揆到鹽籬日賣日支別無所入所謂漕司則歲用鹽本錢一十八萬貫省可以措置本息共收三十四萬貫省僅了歲支經常之數往時無軍興添戍之費經漕兩司相為通融僅可支吾今連政以來那允罄盡見今無鹽本無糴本又添運米水脚一項姑舉湖南全永州米一石到邕州後水脚十七貫文此又當年所無兼臣

近將新安邊軍一項九百二十人券已撥填經漕郡
三司舊管軍額更不申請科降比之近年各司又添
此一項錢米委是他無通融之地臣不敢一語欺誑
也近申券錢乃是以軍人每名依例日支一百文省
筭至年終以二萬四千三百六十四人計合該之數
自新年正月以後尚未敢申請今準聖諭廟堂無可
挨那獨於臣殊覺加厚茲盡出君父主盟之賜所以
家廟堂矜念如此臣知有感戴但軍券一項委是一
名不可欠少一日不可缺支嶺嶠遠在數千里外大
懼臨期乏與控告不及用是數有塵瀆更望聖慈宣
諭外廷如數應副此非臣所敢分外申請也臣又準

聖諭司存豈無可以生財之道來年切須措置屯田
臣既叨隆委亦願深以尺寸自見實緣臣於理財素
短况如廣右地瘠民貧亦無可措置所有屯田則聞
沿邊邕欽間及柳州管下東泉一帶頗多荒田倘募
軍民耕墾固可措置近劉雄飛往邕臣亦嘗囑其到
彼相度經理但民耕則嶺人於私田猶多情况責其
公田而用力軍耕則各州駐兵無幾欲委之戍兵則
難事因田致穀此固先務然須審其寔數不可徒付
之空言所恨臣老鈍日甚精力不逮於昔深恐無以
上副委寄謹當更與官屬商確續具奏聞

回奏 宣諭

臣今月有一二事正欲具奏午時收初三日遞承閣
長閔德亨付亭下恭奉聖旨宣諭文字二件臣百拜恭
誦一忱激烈所準聖諭劉雄飛忠勇可嘉其子恩澤
許令改奏且及雄飛賞轉放下告命令臣諭雄飛開
釋勉留臣謹已恭稟即示以宣諭真本及告命入急
遞付雄飛收受仰惟陛下待遇邊將恩禮如此優
渥雄飛必知感激思奮竭力報効已令其自具謝奏
又準聖諭以臣昨奏柳州闕守乞除陳夢炎仰蒙聖
慈特賜矜從頒下成命臣已祇領訖但近因恭奉聖
旨喚回權瓊州秦九韶臣以一時艱於擇代已委夢
炎往權瓊筦既而正以前奏未報尚令少留却權委

知南寧軍曾先暫管瓊州替秦九韶回司今來雖準
放守柳之命未敢以省劄付之若是續蒙聖旨以夢
炎改守瓊州則柳州容臣別選擇奏聞或恐朝廷別
除瓊守却令夢炎前去柳州之任謹拱俟聖旨宜欽
兩守臣近遵聖諭已差臣拱彭宋傑前去兼權去訖
臣拱已與之約俟冬防畢日令自赴闕供職向後別
容選守聞奏宋傑俟其到官察其於職事勤怠却作
區處又準聖旨岩之已置軍師到中都七日所有本
司到潭州一千餘里近已添鋪添人亦已限定三日
半可到自此若無雨水之阻決無濡滯之患前兩日
所準京師只十二日今日所準遞却仍十三日此必

雨阻之也廣右連月以來雨澤以時晚禾一稔可望
併乞睿照臣所謂有一二事欲具奏者一則所準聖
旨文人不足恃惟恃在我足以制人仰見聖謨先定
以自治為上策臣敢不恭稟但交人情狀難測前者
準五月初六日六月十二日兩次宣諭俾令察其向
背萬一附驥亦以韉待則亦有名臣近恭錄聖謨緘
示雄飛使知此意察其情實密為規畫雄飛連有親
書回報已知道休然臣亦再三戒其當精察勿輕易
當密運勿漏泄續有報到事宜嗣當奏聞二則宜州
接壤南丹莫異德異俊兄弟久相讎殺去年前帥雖
委經幹郭公著往宜州開諭和釋後復爭隙如故當

時異俊只欲得一省官而出惜不與之臣近方遣犒
倏聞異俊遂有殺兄之事彼境密邇大理諸蠻校虜
乘間而入又恐異俊以畏罪生它志異德諸子以挾
讎致引惹且其境世襲未知所屬臣十三日已具劄
狀詳稟丞相亦乞奏知正以此為憂昨日宜州備異
俊申乃作其兄以服毒身故乞本司差官彈壓觀此
則異俊猶知不敢背負只得姑不逆詐且給榜行下
撫諭令其帖息此等奸雄干犯名誼固所共嫉然當
此多事犬羊日睨于傍利害間不容髮異俊陰狡既
有氣力且得衆心臣竊以為郭默殺州之舉雖揆諸
法以難容韓信假齊之請不得不權以應變臣見委

屬官郭公著起發前去宜州随机措置務要安輯此
乃關係境外一要害之事目前只得如此俟其稍定
却儘可別作區處謹併用奏聞劉雄飛回字二紙繳
連在前南丹事狀已具公牘申密院外伏乞 睿照

貼黃

臣準省劄令臣將科撥銀椿管不許支作軍犒
臣已具公狀控告廟堂乞賜奏聞臣近拘到漏
禁水銀三兩項見具狀於後迤申朝省却可令
變錢助科撥支用併乞 睿照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葉後卷之六

